

大學衍義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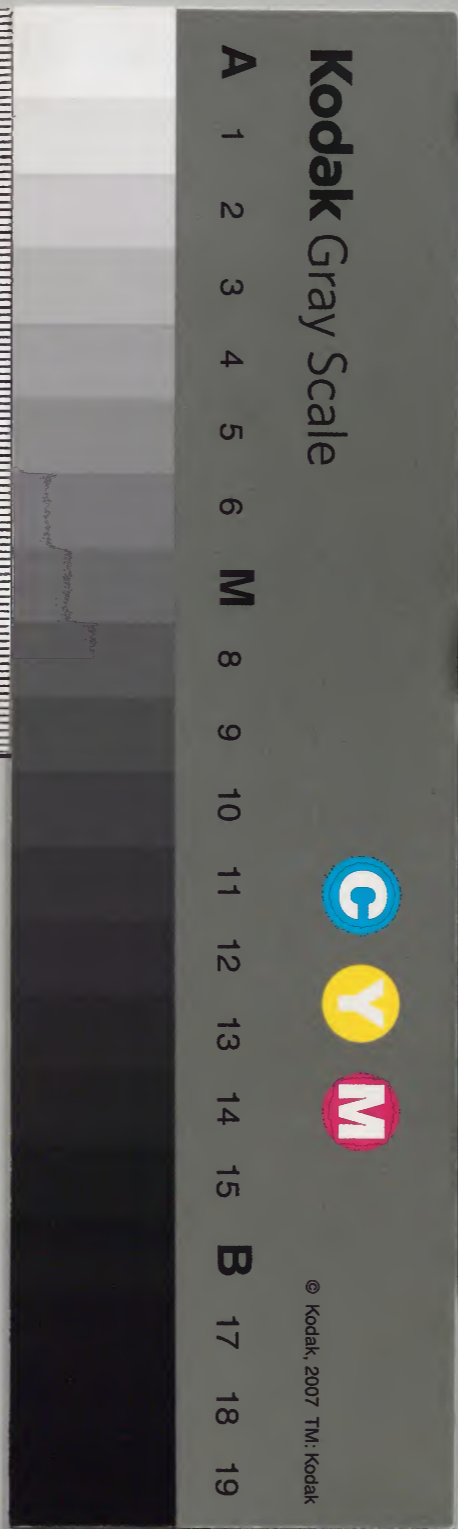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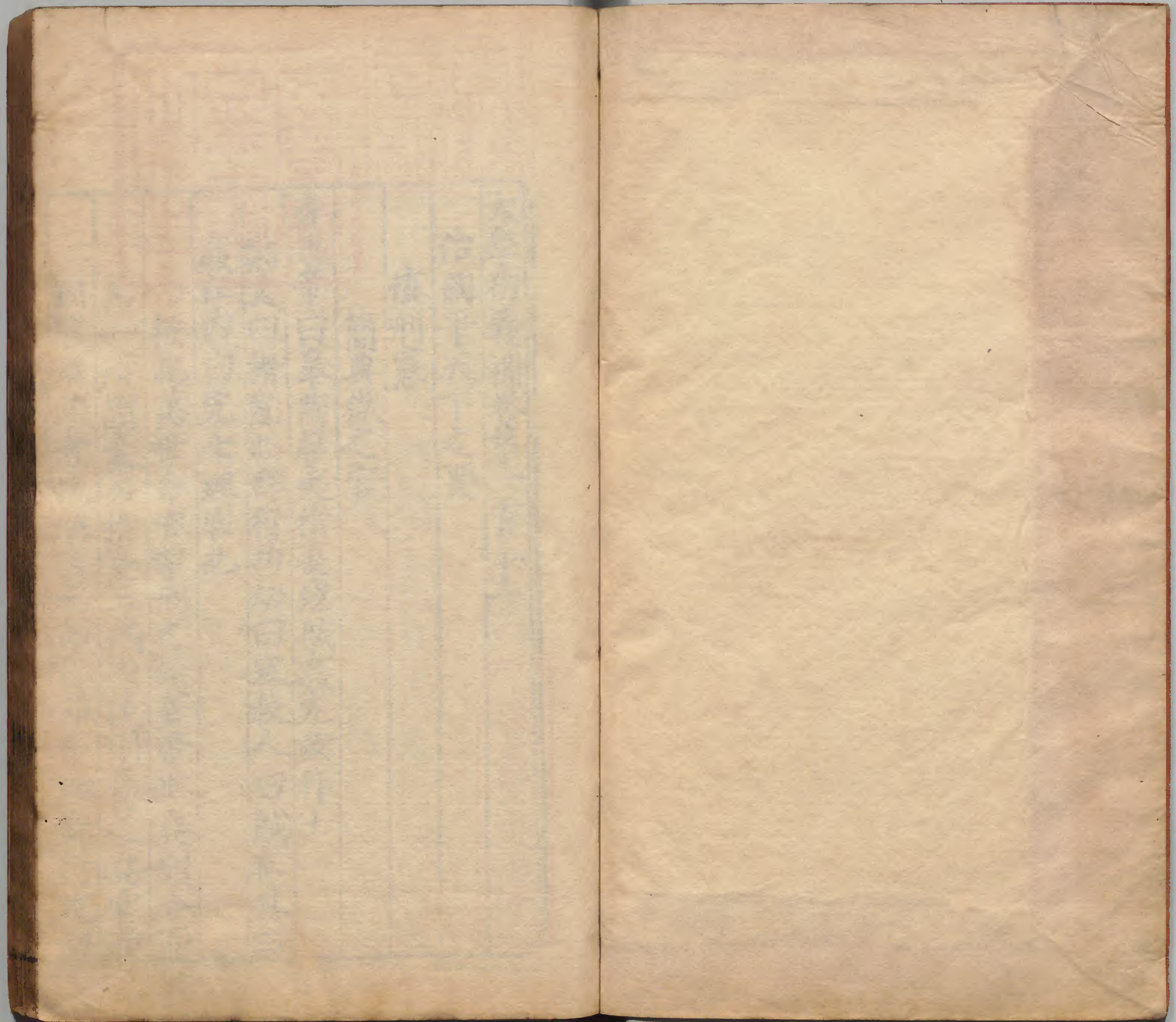
			五	漢
		二	二	書
	三	一	八	門
二	〇	四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五	五			漢
八	二			書
函	〇	四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84
冊數	20 (15)
函號	298 292

十五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十一

淺草文庫

治國平天下之要

慎刑憲

簡典獄之官

舜典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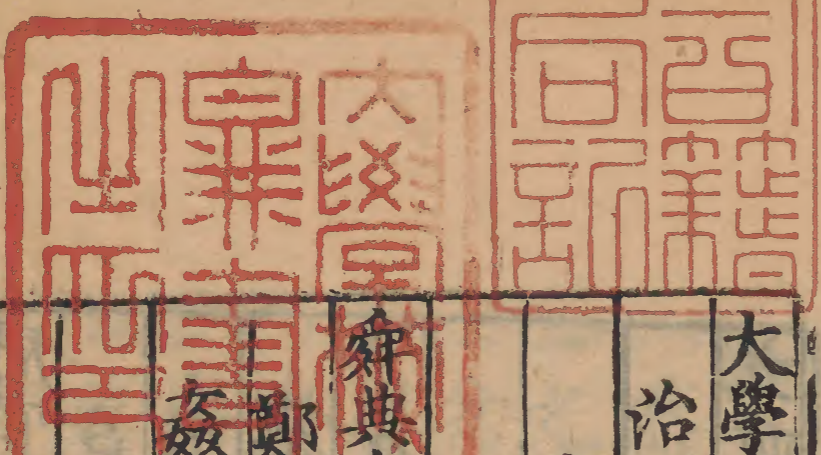
鄭玄曰猾亂也群行功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

姦在內曰宄士理官也

臣按此萬世命官掌刑之始蓋帝世兵刑合而

為一所謂蠻夷猾夏三代以後則屬之兵官而

刑官所掌者寇賊姦宄而已而後世群行攻劫



之寇則亦以屬兵焉

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呂祖謙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椎鞠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

蔡沈曰秋官卿主寇賊法禁詰姦慝刑彊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

臣按司寇六卿之一在虞廷謂之士師在周謂之司寇在漢謂之廷尉唐宋以來刑部尚書侍郎是也

立政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謂公式敬爾由獄以長

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蔡沈曰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并書以為後世司獄之式也左傳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周公告太史以蘇忿生為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直基本以長我王國今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陳櫟曰蘇公所以為司寇在乎敬後人之法蘇公在乎慎能慎則能敬矣因為後之司獄者慮尤為後之君用人以司獄者慮能而蘇公者則用否則

斥

臣按蘇公一獄官也敬其所田之獄謂其能使天下無冤獄可矣而周公乃謂之能長我王國且使太史書之以為後世司獄之法然則治天下豈無他道而必以刑獄培植國家之基本哉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之效及於天下非百年而不洽不仁之效一日行之則有以日之害一年行之則有一年之害蓋不終朝而已遍於寰區矣所以為此者固出於其君之心而以廣君之虐於天下

者固出於其君之心而以廣君之虐於天下不仁之政固非一事然皆假刑以行之假刑以立威尤不仁之政之大者也周公告成王以立政用人之事而末舉蘇公敬獄為言且欲以為式於天下後世然不謂之治獄而謂之敬獄而又欲後人取法而有慎焉所謂敬所謂慎敬則存於心者不敢忽慎則見於事者不敢肆雖則以告太史而實以之而告於王也使為獄官者能用敬慎以治獄而用獄官者又能擇敬慎之人而用之則凡所以治獄者無非仁而不仁之

事則有所不行矣所行無非仁是能重民命矣
能重民命則足以延國命矣民命之有永乃天
命之所由求也

君陳王曰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
勿宥惟厥中

蔡沈曰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為生殺
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陳經曰君之喜怒無常情法之輕重有常理不徇
君而徇理之中可也君言苟是從君可也非從君
乃從理也君言苟未是則從理可也從理乃所以

活也

臣按成王以是告君陳即周公告成王以文王
罔兼庶獄及不誤于庶獄之意也後世人主惟
恐其臣之不徇已有不徇已者或怒或斥其視
成王之告君陳惟恐其臣之或徇乎已其人之
賢不肖何如也是固其得於家庭之傳輔弼之
訓然其天資之美亦於是乎見之後世人主所
當取法者也

呂刑王曰典獄非訖盡于威權勢也惟訖于富賄賂也敬
忌周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蔡沈曰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澤言在身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為一者如此

呂祖謙曰典獄不得行其公者非為威脅則為利誘欲威不能屈富不得淫惟在敬忌無擇言在身而已又曰典獄之官民之死生係焉須是無一毫私意所言無非公理方可分付以民之死生天德

刑之命皆是元善不可復加之命方可後世多以典獄為法家賤士民之死生寄於不學無知之人和氣不召乖氣常有所以不能措天下之治蓋掌刑之官代天行罰天討有罪天所以整齊天下之民元不是自家事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敬五刑是專敬天理三德是或當用正直或當用剋或當用柔克各得其當若不敬天命為害所逼為利所誘用刑必差須是置禍福於度外專敬天命刑無不得其當則民有所措手足此所以培養

本故三代得天下以仁

臣按則獄之事實關於天典刑者惟一循天理之公而不恂乎人欲之私權勢不能移財利不能動如此用刑者無愧於心受刑者允當其罪吾之心合天之心矣然非在我者一於敬而不敢忽一於忌而不敢肆行之於身皆可言之於口無一事而不可對人言者不能也允若茲則吾之所存者合乎天心而吾之所得者純乎天德矣彼其生死壽夭之命乃天所以制斯人者今我德與天一則制生人之命在我矣夫天高

而在上所以制人之命者也典獄者雖在下而其所典之職亦以制人之命焉豈非配享在下乎典獄之職所係之重如此膺天命而制生靈之命者可不擇其人以用之乎要之獄所以不公者外為權勢之囑託內為財利之賄賂故也然典獄之官所以不訖於威富者其根本則又在於上之人焉上之人誠嚴申明祖宗之法使有罪者不以賄賂減飭左右之人使掌法者得以執奏而所用以居是官者又必得夫存心敬畏秉性綱直之人用之則法不至於私濫

入不死於非命。人心允合於天心，逆氣不傷於和氣矣。吁！臣之所為，乃承君之所命，臣之所以作民之命，由君作臣之命也。臣德克享於天，則君德可知也。或曰：典獄用刑，人臣事也。蔡氏謂推其極，至於與天於一，何哉？天者公而已矣。天以至公之道付之君，君以天討之，公付之臣，臣能奉公與天無間，是即君之所以無間於天也。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附麗也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

刑之曰司政典獄，諸侯也。為諸侯主刑獄而言，非可謂侯為天牧養斯民乎？為天牧民，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捨臯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臣按刑者天所以討有罪，討有罪所以安無罪之民也。司政典獄並言者，以諸侯受天子之命，以為一方之主，既司夫民政，復典夫刑獄也。政所以安民生，獄所以治民罪，皆奉天子之命以

牧養其民然天子之命即天命也天子之民即
天民也安民生固所以全其天命治民罪亦所
以全其天命也有罪者治之則不敢復為惡而
無罪之民皆得遂其生而全其天矣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
聽朕言庶有格也至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
不勤

蔡沈曰此告同妣諸侯也參錯訃鞠極天下之勞
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
罔不由慰日勤者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

成而不可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矢中雖
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
豈可以或戒也哉

臣按三代之世封建之法行故穆王所戒者伯
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其同姓諸侯也
蓋天下有夫下之刑一國有一國之刑天下之
刑則天下之有罪者係累於其獄一國之刑則
一國之有罪者禁錮於其獄人非一人也五木
具於身百憂嬰其心度一日有如三秋者矣而

為邦國之君典刑獄之政置其身於安逸之地
忘其人在困阨之中則有不得其死者矣吾何
惜夫頃劾之勞而不盡吾心焉而使斯人無罪
而就死地哉一息或怠而致數人之死命後雖
悔之亦無及矣吾心何田而安哉此所以用以
慰者必以日勤然後職舉而刑當也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

蔡沈曰佞口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
溫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
林之竒曰佞人禦人以口給如周亞夫請廷尉責

問曰君欲反何也答曰臣所賈器乃葬器也
曰子吏曰君緩不反地上即反地下矣所謂佞
折獄也

臣按折獄之官人命所係是以自古典獄之官
必用易直仁厚之長者以任之蓋以箠楚之下
何求不得和顏悅色以徇之猶恐畏威懼刑而
不敢盡其情況禦之以口給乎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

典獄之官

伯

諸侯

族

同姓

異

朕言多懼

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

蔡沈曰此總告之也朕之於刑言且多懼况用之

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

臣按先儒謂伯官之長前曰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今曰今天相民作配在下則獄官乃配天者也人君知獄官足以配天則於命是官也必不敢輕人臣知獄官可以配天則於居是官也必能自重穆王於前既曰念之哉念之云者即帝舜恤之之意也又曰敬之哉敬之云者即帝舜欽之之意也穆王之作此書雖曰毫荒然帝王心法之傳千載猶可想見此呂刑之書所以

取於孔子也歟

刑官屬大司寇鄉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下大夫四人卿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玄曰鄉士主六鄉之獄

賈公彥曰刑官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

臣按大司寇一人即今刑部尚書小司寇二人即今左右侍郎鄉士以下鄭註謂主六鄉之獄

郎今十三司分掌各道刑獄是也。自唐以來分為六部而刑部分四屬曰憲部曰比部曰司部部曰都官部。

國初因之。至洪武二十三年始改為十三部。後又加以貴州交趾為十四。其後棄交趾。惟存十三部焉。蓋有合於周官刑官之屬。鄉士掌六鄉之獄之制可見。

前聖後聖之心其揆一也。

小司寇之職。歲終則令群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鄭玄曰：登中上其所斷獄訟之數。

賈公彥曰：群士謂鄉士、遂士以下。

臣按：登中于天府說者謂獄訟之中言事實之書也。必登于天府者以刑所以致天討。故登于天府而藏之。且示重其書而有謹於用之意。臣竊以為所謂中者意者取其所計弊獄訟之得其中者上于天府使藏之。以為法比。後有罪犯有合於是者則援引以為質也。如此庶於文法為順。

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鄉之民數遂士掌其縣之民數而糾戒之遂士縣士亦各糾其戒今聽其獄訟察其

辭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

遂士縣士比皆同惟旬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

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成士師

受中協日刑殺肆諫之三日殺遂士則協日就郊而刑

其縣餘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遂士則王命三公會

並同其期遂士則王命三公會

鄉會吳澂曰掌國中謂國中至百里郊也凡六鄉之獄

皆在國中要之者謂為其罪灋之要辭受中謂受

獄訟之成也協日刑殺謂可刑殺之日也肆之謂

陳尸期謂王欲赦其人則鄉士職聽於朝司寇聽

之之日則王以此時親往議之也

臣按刑官而以士名則自虞廷已然其在朝者

謂之士師布列於外者在六鄉謂之鄉士在六

遂謂之遂士在各縣謂之縣士各掌其民之數

其所以糾戒令聽獄訟察虛實辯曲直異死刑

而為其要辭以職事而聽于朝而司寇聽之三

士皆同也而其日數則不同焉鄉士則旬日也

遂士則二旬也縣士則三旬也及夫斷其獄弊

其訟於朝群士與司刑之官皆在焉各以其所

犯罪附之於法合衆所麗之法而參議之士師

乃受其成獄協之於可殺之日始加以刑殺而
陳其尸者三日三士皆同也惟所肆之處則不
同焉鄉則市朝也遂則於其遂也縣則於其縣
也若其人之罪有可矜而可疑王欲免之六鄉
則王自會於司寇而自為之期六遂則王命三
公會其期各縣則王命六鄉會其期三士之地
不同而皆掌氏數其糾戒令聽獄訟則同也而
皆謂之士焉夫謂之士者理官也士居四民之
先而列五爵之一列官分職不皆謂之士而理
官獨謂之士者蓋以此官民命所繫天討所寓

國家所以得失民心皆在於此故非明義理
道德通經學者不可以居之自虞廷以臯陶為
士而周久自秋官鄉以下內外掌刑之官皆以
士名蓋以示後世使知刑官之重而不可雜以
他流也

本朝定制風憲官不以吏員為之深得宜周之
意

漢文帝時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
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
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之也今法如是

重之是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
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
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惟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
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
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
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謂依律而斷也非吾所以共
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
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
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罪乎帝
乃白太后許之

湯曰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時上使
人誅之則已是則開人主妄殺人之端也既曰法
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
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而擅誅乎

臣按張釋之為廷尉文帝欲當犯蹕者以罪而
釋之罰金文帝欲當盜高廟玉環者以族釋之
當以棄市可謂能守職執法而以道事君者矣
其視張湯視上意所欲罪釋而為之出入者不
啻鸞鳳之與鷹鷂矣雖然釋之敢言固難而文
帝之能從尤難後世為法官者固當以釋之為

法而文帝之從諫如流而不飾非拒諫以私怒
刑人尤人主之盛德也萬世人主所當師焉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
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起邪當重而輕使有
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群鞠獄
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
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
等以為廷平季秋請讞時上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
扶刑號為平矣

臣按漢既有廷尉而又立廷平後世以大理

平允法司刑獄其原蓋出於此

本朝設大理寺卿一人少卿寺丞各二人又分
其屬為左右二寺設正副評事凡刑部都察院
所問罪獄必俟平允然後法司定罪若罪名不
當駁回再問

魏明帝時衛覬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
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所卑下
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博士轉相教授事遂
施行

胡寅曰懷天下者當以仁理天下者當以義律令

者。聊以記刑名之數耳。豈所恃以為治也。惟明於經訓者。乃能用法。徒貴習法之熟。而無保國化民之本。是李斯所以亡秦者也。夫業儒之侮經者。尚多有之。况習法而不知仁義之道。其侮法將十人而二五。苟如是。曷若付百官有司於胥吏哉。自後世觀。魏之所以存。豈係於有肆博士。而其所以亡者。豈係於律令之煩省乎。衛覬之言。非經邦之令猷也。

臣按衛覬欲立律博士。是欲以國家弼教輔治之大典。付之不通經之吏胥也。胡氏非之。誠是

夫。夫吏胥之不通經。固不可以掌律令。然於律之名。例條貫。猶其所習也。而後世乃至以獄事付之武夫嬖倖。則併法比之不知焉。則是設為刑獄以立威制人。非以弼教輔治也。固非聖人制刑之意。亦豈天討有罪之公哉。

唐太宗初即位。盛開選舉。或有詐為資蔭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詐偽事洩。大理少卿戴胃斷流。上曰。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斷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賣獄乎。胃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胃曰。法者

國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而不可而寘之於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順忿違信。臣竊為陛下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

臣按。胄謂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其失。正與張釋之同。其所謂法者。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而言者一時喜怒之所發。陛下發一朝之忿而欲殺之。既而不可。而寘之於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則名言也。太宗不徒不怒之。而具獎之。真好治納諫之主也。後主宜法焉。臣嘗因是而論

之國家之法。固不可以不守。而人君之言。亦不可以失信。言一失信。後雖有言人莫之信矣。然而欲存人君之信。而於祖宗之法。則有妨焉。如之何。則可曰。為人上者。當熟思審處。而後發於言。前有所違。後難於繼。斷然不出諸口也。為人臣者。則當遏絕之於發言之初。不待其形見於事。於之著如此。則是能致其君於無過之地矣。貞觀初。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覆按青州謀反。獄仁師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釋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衆人情誰不貪。生恐見徒侶

得免未肯甘心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而不為伸邪萬一闇短誤有所中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

臣按崔仁師謂治獄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而不為伸後世治獄者徃徃自規免已之罪不復顧人之死生皆仁師之罪人也

太宗時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覽焉問曰其間罪亦有情可矜容者皆以律斷對曰原情定罪非臣下所敢上謂侍臣曰古人云鬻棺者欲歲之疫匪欲害人利欲售棺故爾今法司覆理一獄必求深効

欲成其考今作何法得使平允王珪奏曰但選良善平恕斷獄允當者賞之即姦偽自息上善之

臣按欲得獄平允王珪為選良善平恕斷獄允當者賞之臣竊以為斷獄之吏固欲選良善平恕者然其本則在人君焉人君苟存好生之心欽哉欽哉惟刑之恤雖不賞之彼亦不敢深刻矣

太宗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稍涉疑似悉令斬之凡二十餘人大理丞張元濟恠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

殺之太宗曰此豈惟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議誠之

臣按太宗無事時與群臣論獄魏徵論及隋煬之無道殺人而太宗責臣之不忠且曰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噫隋之君臣如此所以亡唐之君臣如此所以興後世人主不可不知也

武后時萬年主簿徐堅上疏以為書有五聽之道令著三覆之奏比有敕推按反者得實即行斬決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吞聲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

處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之輩為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踈而退之

臣按徐堅謂推按反者即行斬決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而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非獨於反獄一事為然凡人君用人糾察人過咎委任之專而信任之不疑皆有此弊

武后時刺史李行哀為酷吏所陷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侍郎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雖不許亦免其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為侍

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縣
庖厨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
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臣按有功當酷吏告密羅織之秋獨能以平恕
為心可謂特立不倚者矣武后雖女主然亦知
雅重其人當死而生之既廢而起之固辭而受
之可見天理之在人心者未嘗泯特人臣立志
不堅見理不明過於徇人而切於為己耳後世
人主一廢其人即不復用不復問往事之如何
顧及出一女主下哉

武后時法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
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臣按當武后酷吏淫虐之時而徐有功仕景儉
獨存仁恕是知人心之天理雖以暴虐之君無
不有之但掌刑之臣不能執正守法耳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始用儒士為司理判官

臣按州郡設官理刑亦循周官鄉士縣士之比
然謂之士者以刑獄人命所係不可專委之吏
胥士讀書知義理不徒能守法而又能於法外
推精察理而不忍致人無罪而就死也名重於

利吏胥雖曰深於法比然彼能知法也而不知有法外意苟獄文具而罪責不及已足矣而人之寃否不恤也宋太宗始用士人為司理判官其有合成周之制歟

淳化元年令刑部定置詳覆官六員專閱天下所上案牘勿復公遣鞠獄吏置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並以京朝官充若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鞠獄辭日上必臨遣諭旨曰無滋蔓無留滯或賜以裝錢還必召見問以所推事狀著為定令

臣按宋於法司常員之外專置官以閱天下所

上案牘及推勘大獄臨遣必諭旨優賜竣事又召見請問人君留心獄事如此奉命以推治者其有不盡心者乎

二年置諸路提點刑獄司命常參官主之凡官內州府十日一具囚帳供報有疑獄未決者即馳傳徃視之州郡敢積稽留大獄久而不解及以偏辭按讞情不得實并官吏用情者悉以聞

臣按後世於藩方設官司刑本此在宋為提點刑獄司在元為肅政廉訪司

本朝於藩方各置提刑按察司凡十有三處

是年始制審刑院於禁中兼置詳議官六員凡獄具
上奏先由審刑院即訖以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
乃下審刑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當即下之
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如命論決

臣按宋制既有刑部大理寺而又立審刑院於
禁中事雖詳審然不無重複

本朝有獄事先由刑部都察院鞠聞然後送大
理寺有不允者駁回再問既允然後聞奏取
旨事體歸一可為萬世彝典

真宗景德四年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先是帝出

六事其一曰勤恤民隱所慮四方刑獄官吏水盡
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災沴先帝嘗選朝臣為諸路提
點刑獄今可復置仍以使臣副之引對於長春殿遣
之

臣按宋太宗始置諸路提點刑獄既而罰之至
是復置

本朝置提刑按察司其職雖糾察一道官吏不
專於刑然以提刑入銜則固重在此也

神宗熙寧七年置律學設教授公試習律令生員義
三道先是置刑法科其考試闕防如諸科法

司馬光曰律令格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
一科使為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為
士者果能知道又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
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為自己成刻
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才厚風俗也

臣按自隋人作律以八字為義例遂致文深而
義晦甚失古人使人易曉難犯之意今後肆文
宜詳備其事淺易其文凡其罪名輕重決杖多
寡皆須明白詳載不厭簡帙之係不惜文辭之
複使檢閱之間粲然於目灼然在心不必深於

文墨者然後曉之凡有目者粗知文義無不曉
然也如此何用說官教訓立法考試設科取用
為哉惟用士人之通經術知道誼者為之遇有
刑獄按律處罪律所不載及有可疑者引經斷
獄取裁於

以上簡典獄之官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十一

熾刑煉獄
既熾刑非變罪非不燔又有可鍊者及惡
為對刑用士人之嚴監刑味前請皆為之惡
然也以此可刑獄守婚情立去其流這採刑用
文墨皆然對刑之凡有目皆賊賊文差無不辨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

慎刑憲

存欽恤之心

舜典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孔穎達曰此經二句舜之言也舜既制此典刑又
陳典刑之義以勅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惟
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憂念此刑恐有濫失
欲使得中也

朱熹曰多有人解恤字作寬恤之義其之意不然

若作寬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續乃矜恤之恤耳

又曰今之法家多惑於報應禍福之說故多出入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反得釋是乃所以為惡耳何福報之有書所謂欽恤云者正以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幸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為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法故凡罪之當殺者莫不多為可出之塗以俟奏裁既云奏裁則大率減等當斬者

配當配者從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侮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

臣按帝舜之心無所不用其敬而於刑尤加敬焉故不徒曰欽而又曰哉者贊嘆之不已也不止一言而再言之所以明敬之不可不敬以致其丁寧反復之意也是敬也蓋自帝堯欽明中來帝舜居堯之位體堯之心於凡天下之事天下之民無有不敬謹者矣若夫刑者帝堯所付之民不幸而入其中肢體將於是乎殘性命將於是乎殞於此尤在所當敬謹者焉是以敬而

又敬憊憊不已惟刑之憂念耳謂之惟者顯顯乎此而不及乎他切切乎此而無或間也恤字蔡傳無解朱子謂恤不是寬恤然朱子之前孔氏正義已解為憂念可謂得帝舜之心於千載之下也夫

漢孝文帝禁網疏闊選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太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措之風焉

臣按文帝用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太省幾至刑措噫文帝用一張釋之而幾致於刑措三代以下稱仁厚之君必歸焉中庸

曰為改在人取人一身蓋必有禁網疏闊之然後其臣敢以其罪之疑者而予民故曰有是君則有是臣

宣帝地節四年詔曰今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宣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苦飢寒痠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臣按漢世人君宣帝最為苛急然猶下此詔且謂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瘦死獄中令郡國歲

上繫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以為
殿最噫居宮殿之中而思囚圜之苦處清閑之
地而念困厄之人人君宅心如是上天豈不祐
之哉漢去古不遠所行多仁政然當是時趙蓋
韓楊之不得其死人皆歸咎於帝之苛急及觀
是年及元康四年念著老之詔則帝之心可知
矣有君如此而于定國不能擴充其善心而引
之當道豈不可惜哉

明帝時楚王英以謀逆死窮治楚獄累年坐徙者甚
多胡言其寃帝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

是年六月大雨馬后亦以為言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
是夕降宥

臣按史言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
枉必達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天人君為治
貴於用得其人臣之能即君之能也政不必自
已出也明帝善刑理不足貴也然能幽枉必達
及聞楚獄之寃夜起彷徨則先王不忍人之仁
也是則可貴耳人君苟存明帝夜起彷徨之心
以恤刑獄雖不必自善刑理而能委任得人而
不為左右之所蒙蔽則幽枉無不達矣

章帝元和三年詔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臣按一人犯罪禁至三屬不得仕宦王朝固非聖世罪人不孥之意宋徽宗時有黨人子孫不許內仕之禁其視章帝此詔有愧矣

唐制凡囚已刑無親屬者將作給棺塋于京城七里外黃有磚銘上揭以榜家人得取以葬

臣按此亦唐人仁恕之政

太宗視錄囚徒縱死罪三百九十人歸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如期皆來乃赦之

歐陽脩曰信義加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太宗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自歸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

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以知為恩德之致爾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其來歸而赦之事偶一為之耳若屢為之則殺人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胡寅曰罪既至死無可赦者此三百九十人者其間寧無殺人償死者乎而赦之何被殺者之不幸而蒙赦者之幸也况既得一年之期必嘗相約以如期而集則可免死太宗悅其信服而忘其刑赦

之類也然不敢違逸而皆至情則可矜矣要之必者縱之過也

臣按刑者天討有罪之具人君承天以行刑無罪者固不可刑有罪者亦不敢縱也人君不循天理而以己意操縱乎人亦猶人臣不奉國法而以己意操縱乎囚也可乎哉人臣如此君必誅之無赦臣畏國法必不敢如此人君以己意縱罪人而又以己意舍之獨不畏天平

太宗嘗覽明堂鉞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

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至死乃詔罪人毋得鞭背

臣按太宗詔罪人毋鞭背其心仁矣非獨見其有寬刑之仁而實可驗其有愛民之心。隨所觸而即感然不徒感之而又能推廣之以致之民也。其致刑措而庶幾於三代也宜哉。後世稱宋人以仁厚立國然唐既去鞭背刑矣而宋人猶有杖脊之法何也。豈太祖太宗不聞唐太宗此言而當時輔弼諫諍之臣亦無以此言進者歟。我

朝定令凡笞杖人於殿前受刑之處非此則為

刑仁恩之及於人人也博矣

示以大理丞張蘊古奏罪不以實斬之既而大恠
謂死罪雖令即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群臣曰死者不
可復生近有府史取賊不多朕殺之是思之不審也
決囚雖三復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
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
亦蔬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

臣按張蘊古奏請不以實其情有故誤設使其
故猶當權其輕重而加以刑况蘊古曾上大寶
箴其言切至有益於君身治道斯人而能為斯

言猶將十世宥之乃以輕罪而坐重刑太宗雖悔之無益也雖然人君不貴無過而貴能改過太宗能因此以生悔心不徒悔之於已往而又戒之於將來充而廣之以偏於天下後世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太宗有焉

太宗時有失入者不加罪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

之有以使之然畏罪故耳儻一斷以律則此風亦止矣太宗悅從之自是斷獄平允

臣按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此就人君言之耳為刑官者執一定之成法因所犯而定其罪豈容視上人寬急而為之輕重哉然中人之性畏罪而求全不能人人執德不回守法不撓是以為人上者常有寬恤之仁而守祖宗之法毋露其好惡之幾以示人而使之得以觀望也
玄宗開元十八年刑部奏天下死罪止二十四人胡寅曰以文觀之四海九州之太一歲死罪止二

十有四人幾於刑措矣以實論之玄崇以奢汰逸
樂教有邦則獄訟安得一一伸理曲直安得一一
辯白無乃慕刑措之名飾太平之盛有當死而蒙
宥者乎官吏之參舒一視上之好惡君好之則臣
為之上行之則下從之故詩云牖民孔易苟欲刑
措不用雖囹圄常空可也然訟獄曲直不得其分
姦猾逋誅蠹害脫死而平人冤抑者衆矣故善為
治者必去華而無實則不為人所罔也

開元二十五年大理少卿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
八人大理獄院由刑部傳殺氣太盛烏雀不棲今有

其稱百官以為幾致刑措上表稱賀

馬端臨曰是時李林甫方用事崇獎姦邪屏斥忠
直御史周子諒以彈牛僊客杖死殺廬太子瑛鄂
王瑤光王瑑以失寵被讒無罪同日賜死皆是年
事也其為濫刑也大矣而方以理院鵲巢為刑措
之祥何耶

臣按人君之為治貴乎有其實耳名不虛其無
也名實如形與影有刑則影隨之無形而強欲
為之影萬無此理也玄宗之世刑部為此奏承
玄宗好名之意欲以期天下後世耳然而數百

年之後馬氏尚為此論則當世之臣民目覩其實者其能欺之乎是蓋暴刑措不用之名而為此舉其後李林甫為相又奏野無遺賢皆無其實而欲強為之名者也卒之名不可得而貽幾於天下後世胡氏華實之論萬世人主所當服膺者也

憲宗時李吉甫李絳為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賑飢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令天下雖未大治亦不甚亂乃古國用中興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

也
亦諷帝用刑嘗謂宰相曰頓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

臣按刑者所以輔政弼教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以用輔政之所不行弼教之所不及耳非專恃此以為治也憲宗然李絳之言非于頓之請其知帝王治道之要者歟

宋太祖開寶六年有司言自三年至今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上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唐書歎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上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

耶蓋有意於刑措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云

臣按宋太祖讀虞書而知近世憲網之密亦猶唐太祖讀明堂圖而除杖背之刑也人主讀書每每得之於心而見於施行如此則帝王之盛德可以企及唐虞之德化亦可以卒復矣此二君者皆可以為萬世帝王讀書之法

太宗在御嘗躬聽斷在京獄有疑者多臨決之每能燭隱微嘗親錄繫囚至日盱近臣或諫勞苦過其帝曰儻惠及無告使獄訟平允不致枉撓朕意深以為

勞之有因謂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事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河況能惠養黎庶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云有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是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能自達矣自是祁寒盛暑或雨雪稍愆輒親錄係囚多所原減諸道則遣官按決率以為常後世行不廢

臣按太宗謂若以尊極自居下情不能自達非但刑獄一事為然也

高宗紹興四年詔特旨處死情法不當者詩大理寺
奏審

臣按人君立法可以斷廢獄人之有罪一斷以
祖宗成法無自處死之理王言一出臣下奉承
之不暇明知其非而不敢言者多矣高宗此詔
可為世法

以上存欽恤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十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

慎刑憲

戒濫縱之失

周書呂刑曰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

附罔擇言人

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廢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

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蔡沈曰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言人俾

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

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貸而降罰于苗

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滅之也

陳大猷曰自古酷吏如郅都竈成嚴延平王温舒周興來俊臣之流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上帝不蠲而絕厥世古今律律也

臣按刑罰之所以不中者非訖于威則訖于富訖于威所以徇人之勢訖于富所以阜已之財用是以斷制刑獄虐亂無辜之人民怨於下天怒於上卒之所依之勢不可估所得之財不能保而併與已之所有者而喪之遂使自受姓以來之宗祀亦殄滅而無遺類焉嗚呼呂刑此言

豈非萬世典獄者之至鑒哉

貨非寶惟府

聚也

辜功報以庶尤求畏惟罰非天不

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合

善政在于天下

蔡沈曰獄貨聚南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

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

吳澂曰非天不中而偏罰之蓋以人之為人在於有生之命陷人命以至於死天豈容之哉若天之罰不知此其極則獄吏將無所畏恣為深刻而施

之庶民者皆酷虐之政無復有令善之政在于天
下矣

臣按獄之於人乃性命之所關係顧不以公而
以私不以理而以欲以人之性命而成吾之私
家其與殺越人于貨其心一也蓋恩曰人之生
也乃天之所命吾以貨而殺人是逆天命也天
豈容我哉以貨殺人且不可况又假天之討有
罪者以殺無罪是重得罪于天矣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懷公執孤突曰子來則免矣
子毛及偃從公對曰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

臣按刑以弼教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權

其輕重以為取舍焉苟在上者理有不明而惟
欲之徇至用刑誅以快其志則凡所惡者大者
可誅小者可論而人無容足措手之地矣下拂
乎人心上逆於天道人雖無如我何其如天何
秦文公二十年初有三族罪孝公用衛鞅變法令令
民為什五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始皇并吞
六國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標文墨
畫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懸石之一而姦邪並生

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臣按秦不師古專用刑法以致民不聊生而天下潰叛後世所當以為鑒戒者也

漢高祖除秦苛法孝惠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高厚除之孝文元年盡除收帑相坐律令

臣按古者五刑極於大辟死一身之外無餘刑也至秦人始有三族之法罪及於妻子同產夫以一人之有罪而其妻子固無罪也况一族乎父之族同一氣脉之相傳且猶不可又况於母族妻族乎是人家以一女子適人之故而累及

其一家一族無辜而至於絕宗殞祀若推其類而至於義之盡則生女可以不舉矣使家家皆懲之而不舉則人類不幾於絕乎所謂妖言之令尤為無可憑據言出於人之口而入於人之耳甚無形迹也徒以一人之言而坐其一人之罪且不可况其家族乎有國者恐其搖民惑衆或致姦宄之生禍亂之作必明立禁條須必見於手書著於簡牘成夫文理質証對驗明白無疑然後坐之不然且將有如賈生之論秦者矣生之言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

非徒不能禁亂且因以生亂而至於亡矣漢承秦後而一切禁之其享國至四百餘年宜哉武帝即位之後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誅窮治之獄用湯秦顏異九卿見令不使不入言而復誅論死是後有復誅之法比公卿大夫多誚諛取容矣

胡寅曰昏主姦臣未有不惡嫉言者武帝非昏主也而信張湯立此令何哉古者立誅謗之木以求謗言故士傳言庶人謗既許之謗則有口者皆得盡其情矣周厲王雖監謗亦見其時言路之不隘

也蓋之而後隘矣秦禁偶語則兩人不得相與言矣其後又有妖言令則一人而為國家深計者亦不得獨獻言矣雖然是猶或發之於口或筆之於書得一據証反是為非加之罪辟也若夫腹誅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為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是故敷奏以言既觀其言明試以功又考其事度乎盡之而大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乃探心腹不可形顯而罪之嗚呼異哉人心難測甚於知天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今指孝子曰爾欲弑父指忠臣曰爾欲弑君指庶人

曰爾欲為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為盜賊爾雖不言
不為吾知爾之心也然則凡所嫉惡者孰不可殺
矣立法如此與商紂部比干觀七竅也幾希使賢
人君子精忠不得以上白志義不得以自伸反貽
暗昧之誅喑鳴而死皆湯啓之也湯禍賊不足道
其報亦不旋踵獨孝武信而用焉惜哉史云公卿
大夫自是諂諛取容夫求合者不待是而諂諛也
况立法以詔之乎

臣按腹誅之法胡氏論之可謂切至矣張湯今
年殺顏異明年即自殺天道好還彰彰如此為

人臣以事君何用殺人以求自安其位耶
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
起道路不通乃使范昆等衣繡衣持節發兵以興擊
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
人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柰
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補不滿品
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
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
慝以文辭避法焉

胡寅曰所為立君者為人群而爭也不務德化而

以力從事是與之爭也夫民服之則馴治之則駭
與之爭則奮然競起矣雖大無道之君惡民叛已
臨以嚴刑如雜草者錢鏐耰鋤相尋於地上亦未
有能盡殺四海之人者何則寡不勝衆也漢監不
遠在嬴政之世矣是故以法制民不若以善養民
以政御衆不若以德撫衆撫以德養以善居上而
寬如天覆然何至於為盜哉

臣按聖人制刑以求無刑立辟以求止辟武帝
時以盜賊滋起作為沈命法非獨不能止盜反
由是而盜賊滋多且又因之而致官吏之相為

蔽而盜賊益甚是一舉而二失焉由是而刑
致大亂不難也呂刑云民之亂罔不中是則治
民之道無有過於中者也是故先王立法制刑
莫不用中中則無過無不及可以常用而無弊
不過而嚴亦不及而寬過而嚴則民有不堪而
相率為偽以避罪不及而寬則民無所畏而群
聚競起以犯罪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軌不
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
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

法轉相比况禁網浸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
者不能編睹是以群國承用者駁不曉其意也或罪同而
論異姦吏因緣為市市弄法而受財若市買之交易所欲活則博生
議所欲陷則予死比也例議者咸冤傷之

臣按武帝以百姓貧耗窮民犯法乃使酷吏條
定法令推求其罪以網羅之嗚呼盍亦反求民
之所以犯法之由乎史固曰徵發煩數百姓貧
耗民之所以窮而至於犯法者有由也始也既
用桑羊孔僅以徵發煩數而致民於法獄終也
又用張湯趙禹以律令煩苛而陷民於死地武

帝何不仁之甚哉然則欲民之不犯法其道
然曰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必也制節謹度
薄稅斂寬力役使其家給人足則民不窮而自
不犯于有司矣

宣帝時廷尉史路溫舒上言秦人用刑之失其終有
曰烏鳶之郊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
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
國君舍詬雖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
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
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

極天下幸甚

臣按溫舒之疏真氏已載於前書且謂筆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煅鍊而周納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云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十餘言其於胥吏慘刻之情獄犴冤枉之狀可謂盡矣然觀其疏始言奏之時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

皆鬱於胷虛羨薰心實禍蔽塞乃秦之所亡繼言胥吏慘刻獄犴冤枉及其終也又以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結之大意謂秦之所以亡由刑獄慘刻刑獄慘刻由言路不開言路所以不開者由以正言過過者為誹謗妖言也宣帝善其言故下詔立廷平然當時楊惲之死正坐南山蕪穢縣官不足為盡力之言于定國為廷尉乃奏以為妖惡言大逆無道則是溫舒之言切中宣帝之失而借秦為言耳胡氏謂人君行事

不當於人心天下得而議之豈有戮一夫鉗一
喙而能阻弭之哉宣帝於是乎失君道矣噫人
君之酷刑皆足以失人心而亡國一旦苟有革
心猶足以善其後惟殺諫者則無不亡之理觀
諸漢唐末世之君可見矣有國家者尚鑒之哉
章帝時陳寵上疏曰陛下即位數詔群僚弘崇晏晏
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
急於笮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
因公行私逞縱威福今宜蕩滌煩苛之法輕薄蕪楚
以濟群生帝納寵言詔有司絕鉗鑕諸慘酷之科解

大元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宥著于今

臣按文致謂其人無罪文飾致其法中也

桓帝延熹元年中常侍侯覽等令牢脩上書告李膺
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部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
誹訛朝廷疑亂風俗帝怒下群國捕黨人布告天下
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按者皆
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之豈有
罪不彰而致收掠乎不肯平署上愈怒遂下膺等於
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杜密陳翔范滂之徒二百
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蕃

上書極諫帝怒策免之自後無敢復言者竇武霍諶復以為言帝以稍解乃詔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及靈帝即位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侯覽怨張儉尤甚乃命朱並上書告儉等共為部黨圖危社稷時上年十四問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耶對曰欲為不軌上曰不軌者何對曰欲危社稷上乃可其奏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連引收考布徧天下宗戚並皆殘滅郡縣為之殘破

馬端臨曰黨錮之獄出於宦官之惡直醜王然欲

加之罪則必從而為之辭帝之問曹節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耶善哉問也帝時方童幼未知姦佞容悅之可親忠賢鯁直之可惡故發此問至對以謀不軌危社稷則不復能窮詰其所以謀之說所以危之狀而遽可其奏矣自昔昏暴之君誅諍臣戮直士若龍逢比干之儔皆以諫諍於朝而嬰禍而竊議於野者則未嘗罪之也至李斯始有偶語之禁張湯始有腹誅之律皆處以死罪今觀黨錮諸賢所坐即偶語腹誅之罪而曹節王甫所為蓋襲斯湯之故智也至於根連株逮坐死者不

可勝計雖曰主昏政亂凶璫得以肆其威虐然亦有由來矣蓋漢家之法以殊死為輕典而治獄之吏則以深竟黨與為能事夫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傳曰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信哉

臣按路溫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臣以為治獄之吏其小者耳其所失之存其最大者則誹謗妖言之禁焉呂后時雖除去其禁然溫舒上疏於宣帝始終以誹謗為言則是雖除之實則暗用之而不自知也其子孫習見以為當然左右兇邪遂襲用之以陰異已之

人其禍乃至更代累世而猶熾卒之善良受國祚隨之後之有天下者其他刑獄雖若慘刻然失人心促國脉趣於亟亡者皆莫甚於誹謗妖言之令也古語云殺諫臣者其國必亡然殺諫臣猶有定名不諫者未必殺也惟用誹謗妖言坐人之罪則不分在朝在野有官無官一切誅之以鉗天下之口其國之亡也又何疑哉

魏孝文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

惠嬰盜跖之誅不亦哀哉孝文善之遂除其制

臣按秦始有夷族之刑一人犯罪禍延一家而
且及其母族妻族焉崔廷茲言其仁人之言哉
秦僅再世而博陵之崔世為北朝大族至于唐
猶盛不可謂天無意也

初魏元不與陸叡李冲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
賜冲烈詔曰叡反逆違誓在彼不關朕也然猶不忘
前言聽其自死免其孥戮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
司馬光曰殺生予奪人君馭臣之大柄是故先王
之制雖有八議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

丁有則宥可刑則刑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
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魏於勲貴之臣往
往豫許之以不死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
不信之令使陷於死地也

臣按人君為治大要在仁義所以持仁義者信
也不當死而死之非仁當死而不死之非義既
許以不死而又死之非信失此三者何以為國
梁武帝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獄為意又
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
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

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主家有司不敢搜捕
帝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臣按大禹泣囚憐民之愚也梁武泣囚徼已之
福也洒淚雖同而處心則異憐愚而泣終寘之
于法所以戒其後使之化愚為智變惡為良徼
福而泣雖若免之於死然而法度日弛姦惡日
起卒致白晝殺人公行剽掠本欲徼福於已而
反有以致禍於人所謂求福不得而禍已隨之
者也佛教之不足憑信如此後世人主其鑒之
哉

帝素不悅學既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
臨下恒令左右覘內外小有過失則加以重罪
又患令史贓汙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
廷搢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即
令斬之高頰等諫以為朝堂非殺人之處殿廷非決
罰之地帝不納又為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
不從竟於殿廷行決帝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群臣
之不諫者

臣按智者行其所無事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
文帝既以任智而獲大位故凡事皆以所謂智

者處之欲人莫測吾之所為而知所畏懼將以
得其情而攝其心也嗚呼聖人所謂智者豈若
是耶彼蓋自智其智非吾聖人之智也智與仁
勇為天下之三達德缺一不可也而其所以然
者則本於誠焉誠以用智則所謂行其所無事
也噫隋文用其姦謀詭詐以為智天之未定則
因之以奸天位天之既定則因之以滅宗祀後
世人君有任私智者尚文帝之鑒哉

文帝尚慘急而姦回不止定盜一錢棄市法聞見不
告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盜一樣桶三人共竊一瓜

鄭特行決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
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
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
類矣帝聞之為停盜取一錢棄市之法

臣按先王因情以立法如衡之於輕重少者不
可多大者不可小物有多少大小而衡一以無
心待之隨其多少大小而權之也盜一錢者則
坐以死盜萬錢者又何以加之哉以是立法是
教天下之為盜者不為盜則已如必為盜則為
其大而毋為其小寧取其多而不取其少豈所

謂辟以止辟者耶

唐武后自以又專國事且內行不謹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擢胡人索元禮為游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周與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索元禮等推之競為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及鳳凰曬翅驢駒拔擻仙人獻果

其名或倒懸石繩其首或以醋灑鼻每得囚輒先其械具以示之百戰慄流汗望風自誣

胡寅曰自古刑未有甚於武后之時其杖與其具皆非人理出於佛氏所說地獄之事也佛之意本以怖愚人使之信也然其說自南北朝瀾漫至唐未有用以治獄者佛之言在冊知之者少至闍立本圖地獄變相形於繪畫則人之得見而慘刻之吏智巧由是滋矣是故惟仁人之言其利博佛本以善言之謂治鬼罪於幽陰間耳不虞其弊使人真受此苦也吁亦不仁之甚矣

臣按先王制刑本以制民使之不敢為惡後世為惡者乃以刑為行惡之具其慘酷有如武后時酷吏之所為者蓋思曰吾人也彼亦人也人必是加我我能堪之乎天道好還吾害人必保已之富貴人雖不奈我何其如天道何吾雖尊貴彼雖卑賤同一知識蠢動也我與彼均稟性賦形於天地間人生我亦猶生彼也不畏于人獨不畏于天乎

武后長壽元年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狄仁傑等謀反先是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即棄反者得減死及仁傑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即承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仁傑令其子上寃狀武后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未嘗褫其中帶寢處安甚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繡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繡視之俊臣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使繡奏之樂思晦男數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召見武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可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武后意稍悟召見仁傑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

於拷掠矣武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

臣按路溫舒言箠楚之下何求而不得箠楚刑具之輕者也人之肌膚尚有所不堪者况用非法之重刑乎後世人主觀武后時來俊臣治狄仁傑謀反之獄及詳樂思晦勿男之言與仁傑召見之對則酷吏害人之情狀罪人承罪之因由灼然見矣

武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中間疑有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

皆自承服朕不以為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若然則前死者不有冤耶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與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后悅曰曷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

臣按武后雖女主然其本心之天理亦未嘗無

也。雖以一時酷吏逢其惡用濫刑以逞彼錐棘
於其初然事久而天理定事過而善心生卒亦
未嘗不知其非也是以酷吏無不坐誅而當時
宰臣順成之者亦咎其陷已於濫刑焉後世人
主觀仁傑之對及元崇此言凡有大獄必須自
引所犯者於前躬自詰問而毋為所蔽為刑官
者毋逢君之惡為大臣者必匡君之失毋使他
日其君之悔悟而誅戮之及咎怨之歸也

武后時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刻之吏以深刻為功
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捐骨鐵爪懸髮重耳

反獄中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
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
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若
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
自誣耳願陛下察之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
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

臣按人主所深惡者反叛也而小人之欲求富
貴者往往假是誣人以求爵賞人主不之察而
聽之其致人於死地輒至十百寡人之妻孤人
之子絕人之宗祀其為仁致之累和氣之盤也

大矣遇有斯獄必須隔別而問證佐既明必須
得其反具引赴御前躬為詰問許其面辯不付
其獄於所執之人必察其詳於外廷之訊如此
則姦狀無不明刑獄無不當矣

玄宗天寶初李林甫為相起大獄以誣謫異已者寵
任吉溫羅希奭為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煅
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臣按國家置為刑獄有一定之名有一定之所
祖宗成法子孫當遵守之不敢有加焉可也漢
唐以來乃有詔獄之名及有起大獄者是於常

獄之外而更為之異名以羅人於死地所以張
姦臣之威失天下之心皆由乎此後世人臣有
請於祖宗常獄之外別起獄者必姦邪也人主
宜痛斥之

肅宗時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合當死上以其
善用礮免死以白衣於陝郡効力賈至上疏曰易曰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
矣若縱去榮可謂生漸矣議者謂陝郡初復非其人
不可守然則他無去榮者何以能亦堅守乎陛下若
以礮石一能即免誅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其徒寔

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止捨去榮而
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今惜一去
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而去榮之材者不亦其傷益
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亂
於富平而治於陝郡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下
其事令百官議韋見素等議以為法者天地大典帝
王猶不敢擅殺而小人得擅殺是臣下之權過於人
主也去榮既殺人不死則軍中凡有技能者亦自謂
無憂所在暴橫為郡縣者不亦難乎陛下為天下主
愛無親味得一去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於律殺本

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寬之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
等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有恩無威
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
無法乎今陝郡雖要不急於法也有法則海內無憂
不克况陝郡乎無法則陝郡亦不可治得之何益而
去榮未技陝郡不以之存下王法有無家國乃為之
輕重此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捨
之

臣按肅宗之於一王去榮殺縣令而不正其罪
賈至既言之韋見素等又言之諄復明切如此

而肅宗竟不悟焉其後卒至法令廢弛士卒桀
驁終唐室而不振其原未必不出諸此也

懿宗同昌公主薨悼痛不已殺醫官韓宗邵等二十
餘人收捕親族三百餘人係京兆獄平章事劉瞻言
以為脩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深軫聖慈宗
邵等診療之時惟求疾愈備施方術非不盡心而禍
福難移竟成蹉跌原其情狀亦可哀矜而械係老幼
三百餘人道路嗟嘆奈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
不明之謗願少回聖慮寬釋係者上鑒疏不悅

臣按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

而已矣懿宗以一女之故而殺醫者二十餘人
而收捕親族至三百餘人知痛吾女之死而人
之死獨不可痛哉彼二十人者皆有父母子女
吾愛吾女而彼之父母子女亦愛其父與子人
有貴賤而痛戚之情則一也吾女之死非其故
若出於誤亦在所宥况醫所能生者不死者爾
數之盡者鑿豈能延哉劉瞻之言痛切而懿宗
不悟非獨不仁蓋不智也

宋至和中太常博士吳及言古人除肉刑重絕人之
世也今則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勦絕人理希求爵命

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多矣夫有疾而夭
治世所羞有罪而宮前王不忍况無疾與罪乎臣聞
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唐太宗定制
無得踰百員且以祖宗近事較之祖宗時宦官凡幾
何人今凡幾何人臣愚以謂胎郊傷而鳳凰不至宦
官多而繼嗣未育伏望濬發德音詳為條禁進獻宦
官一切權罷擅宮重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
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莫先於此

臣按五刑之中宮刑罪重四刑惟殘人之肌體
宮刑則絕人之種類故雖死辟之太不若宮刑

之慘大辟繼曰身首異處然止於一身一時正
宮刑則上闕先傳下絕後繼非止一人一世焉
今世無古宮刑亦無宋人宦官之家取他人子
宮以為嗣之例

祖宗以來凡人侍掖庭者多取軍旅中不得已所
繫累之幼穉免其死而生之至仁之恩也近年
乃有軍民之家自宮其子以求進者而在近甸
尤多惟我

國家都燕切近邊鄙民之生于是者比諸他境
尤當加意愛惜而保養之使其蕃息以壯實根

本一人失其生固在所惟况千百人絕其後代乎伏願體天地好生之德嚴為禁制自今有自宮其子弟者罪其父母及其主尸全家戍邊御保知情重加罰贖其主使下手之人問以死罪被宮者分送藩府以給使令永不許進入掖庭如此則不禁自絕矣是亦

聖朝體天心惜民命錫民類莫大之仁政也

高宗紹興中殿中侍御史常同論私監刑名太重主議之臣但曰刑不峻不足以致厚利夫峻刑章而不恤民害此姦臣之所為也自古及今刑之所犯必稱

刑之輕重豈有罪無等降一用重刑之理今私鹽一斤至杖脊配廣南則孰不相率而為百千斤之多哉祖宗之仁德在人猶人之有元氣今天下之勢可謂病矣柰何遂欲傷元氣乎法令之行繁乎國本不使有識縉紳之士議之而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非國之福也

臣按天生物以養人非專為君也而君專其利已違天意矣為之禁且不可也况又為不稱其罪之重刑哉常同謂刑之所犯必稱罪之輕重深得先王制刑之意後世法令所以禁愈嚴而

犯愈多者以不稱其罪也夫立法者君也而導君而為是法者左右之臣也而行法者未必皆無仁心未必皆欲從君之欲彼見法之過於嚴而民之愚而貧無知而冒法不得已而犯禁不肯盡行其法故法雖行於暫而不能行之於久而卒歸於廢弛此非獨人心之不然而天理亦不之然也後世大盜多起於鹽徒正以鹽禁太嚴有國者不可不知

理宗朝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每歲冬夏詔提刑行郡決囚提刑憚行悉委倅貳倅貳不行復委幕屬所委

之人皆肆行威福以要餽遺監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黥則入其當黥之由意所欲殺則證其當死之未呼嗾吏卒嚴限日時監勒招承催促結款而又擅制獄具非法殘民或斷薪為杖掣擊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并施夾兩股名曰夾幫或纏繩於首加以木楔名曰腦箍或反縛跪地短豎堅木交辯兩股令獄卒跳躍於上謂之超棍痛深骨髓幾於殞命富貴之家稍有冒罪動籍其貲又以趨辦月椿及添取版帳為名不問罪之輕重並徒科罰大率官取其十吏漁其百州縣徃徃專殺拘鎖罪人死而後已甚至戶婚

詞訟亦皆收禁有飲食不充饑餓而死者有無力請
求陵虐而死者有為兩詞賂遺苦楚而死者懼其發
覺先以病申名曰監醫實則已死名曰病死實則殺
之至度宗時雖累詔切責禁止終莫能勝而國亡矣

臣按宋至理宗時土地已蹙窮民殘喘待旦而
斃多方以嫗乳之猶恐不足以存而一時監司
守令乃為嚴刑苛法以籍民財以殘民命理宗
在位方以崇尚道學為事務虛名而蔑實政當
是之時為監司守令者豈無學道學之流乎要
之皆趣時好名之士非真有心於君敬窮理以

濟人利物者也卒至於感天地之和促國家之
祿而有裔夷之禍也嗚呼豈無所自哉今去宋
季不遠其濫刑之具如所謂腦箍超棍之類世
猶有襲而用之者伏惟

國家以仁立國乞勅有司痛加禁革敢有於律
文捫杖之外巧意用刑者坐以違制之律造之
者重罰用之者除名是亦順天心壽
國脉之一大事也

以上戒濫縱之失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十三

文財財之故以意用師者坐必致師之弊也
國容必以立國子休有言能叶禁華姓有必
辭序襲而用之者大卦
季不教其能也其具收所器欲辭以辨之談也
故而有商夷之師也事和豈無所自若今夫
齊人休也昔也卒至然則天也之味則國容之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十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上

易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程頤曰師為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
為衆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內險外順險道而
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上陽而為衆陰之主
統衆之象也比以一陽為衆陰之主而在上君之
象也師以一陽為衆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

地中有水。水聚於地中。為衆聚之象。故為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朱熹曰。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

臣按先儒謂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為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為卒。伍軍旅之衆。容之畜之。於无事之時。而用之於有事之日。此衆即此民也。容之則保愛而不傷。畜之則聚處而不散。有以容之。

事之時。易於召集。以相衛。國家之有衆。亦猶土地之有險也。地有險。則人不敢踰。國有兵。則人不敢犯。然兵雖險。而用之又必以順焉。不順不動也。

序卦曰。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程頤曰。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

呂祖謙曰。師以二為主。二將帥也。以一陽而為衆。陰之所聽命者。比以五為主。以一陽而為衆。陰之

所親輔者也。比所以次師者，言衆雖聽命於將帥而心當親輔於君也。

雜卦曰：比樂師憂。

蘇軾曰：有親則樂，動衆則憂。

余芑舒曰：在上而得衆，故樂；居下而任衆，故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樂也。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觀，師之憂也。

臣按：師之為卦，萬世論行師之道，皆不出乎此。六爻之間，凡軍旅之用，所謂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奉辭伐罪、旋師、班賞无所不有。先儒謂

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六爻之畧，且所論者王者之師。比後世權謀之書，竒正甚遠。為天下者，制師以立武，立武以衛國，衛國以安民，為可舍此而他求哉。

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程頤曰：富者衆之所歸，惟財為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故不富而能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為人君而持謙順，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

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行侵伐也威
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征不服
者征其文德謙遜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
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之
過也

朱熹曰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為不富而
能以其鄰之象蓋從之者衆矣猶有未服者則利
以征之而於它事亦无不利
揚萬里曰征不服者不服而征不得已爾舜征苗
不得已也漢武征匈奴豈不得已乎

按征者正也下有不正上則正之下之人非
有不正之事而上之人輒興師以侵伐之則上
已不正矣如正人何在上之人其謙柔和順而
下之人迺負固不服桀驁不馴其不正甚矣上
之人專尚文德而不奮威武以正之則流於姑
息失之寬縱迺謙之過非謙之益也又豈所謂
稱物平施者哉

豫利建侯行師

程頤曰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於建侯行師
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悅

服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豫悅之道利於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和悅不能使之服從也

朱熹曰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又曰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

臣按兵師之興所以為民也興師而民心不悅則其所行必非王者之師仁義之舉也是以人君舉事既揆之已復詢之衆衆心和悅然後從而順之苟有不悅必中止焉寧失勢於他人不

六心於已衆

六之六曰夫揚于王庭乎

言信之在號命衆中誠意也號之辭有厲也

告自邑

私邑也

不利即

從戎也

尚武也

利有攸往

程頤曰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也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尚有危理焉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若易而無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无患也聖人設戒之

意深矣。然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之。故聖人誅亂，必先脩己。舜之敷文德，是也。告自邑，先自治也。戎兵者，彊武之事。不利即戎，謂不宜尚壯武也。

朱熹曰：夫決也，陽決陰也。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程頤曰：內懷兢惕而外嚴誠號，雖莫夜有兵戎亦

可勿恤矣。

臣按：先儒謂不利即戎，與暮夜有戎相應。莫夜有戎，言小人常伺隙興兵以寇君子。不利即戎，言君子不當專尚威力以勝小人。蓋君子之感小人，固自有道。若徒以力角力，則君子未必有加於小人。而適以敗天下之事。爾此聖人之所以深戒也。然則所謂君子勝小人之道，奈何曰：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之。養之以善，而橫逆自若也。則含悔俟時，以冀其機之可乘。仗義執言，以明其罪之所在。布誠

信以孚衆心申號令以竦衆聽相與同心以除
害協力以敵愾兢兢焉常存危厲之心不欺彼
衰而遂安肆也業業焉益盡自治之道不恃已
彊而事威武也內懷乎兢兢外嚴乎備戒雖有
倉卒莫夜之戎亦无所憂矣夫然後以堂堂之
陳正正之旗舉無敵之師而加諸有罪之人夫
何往而不成功哉苟或恣其一決之勇而求太
快於吾心則非徒不能除其害而反有以致其
大害矣聖人於夬之卦而丁寧深切如此其為
君子謀至矣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萃之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程頤曰澤上於地為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象以除
治戎器用戒備於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
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
矣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
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朱熹曰除者脩而聚之之謂又曰大凡物聚衆盛
處必有爭故當預為之備如人少處必無爭纔人
多少間便自有爭所以當預為之防也
立富國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

亂也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
不虞而已如秦人之銷鋒鏑唐末之議銷兵則非
謂之除戎器漢武帝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兵黷武
以事四夷又豈戒不虞之義乎

臣按民生於世猶澤在地中澤潤乎地而不燥
地容乎澤而不溢相與含容而不覺其為多也
澤一出乎地上則日積月累其出也无窮盡其
流也元歸宿則必有奔放潰決之虞矣譬之民
焉當夫國初民少之際有地足以容其居有田
足以供其食以故彼此相安上下皆足安上而

重重惜身而保類馴致承平之後生齒日繁種
類日多地狹而田不足以耕衣食不給於是起
而相爭相奪而有不虞度之事矣是以聖王隨
其時而為之制既為之足食以順其生又為之
足兵以防其變所謂足兵者不止戎器也而獨
以戎器言蓋兵與農皆出於民農所以別於兵
者以所執之器異也執耒耜錢鏹者則謂之
農手戈矛擐甲冑者則謂之兵其實皆民也言
器則人在其中矣大抵兵威之所以不振者由
上之人徂於治安而不知戒也蓋事久則必弊

除其舊而新之則宿弊為之一新人聚則必散
收其散而聚之則泮渙有所拘束夫然則事之
可虞者皆不足虞矣竊惟我

聖祖承元政廢弛之後民俗凋弊之餘大振威武
以立國內而畿甸外而邊方設及衛所每衛伍
所每所千軍錯峙郡邑之中以為民生之衛蓋
不待民生之萃聚而後戒其不虞也

聖祖思患豫防之心遠矣今承平百餘年生齒之

繁比

國初幾於倍蓰而兵戒之衆反不及什二三焉

大易因萃象以除戎器戒不虞之義哉伏乞

聖明留心武事明 敕所司通將洪武年間原設

衛所軍士隊伍并見在數目以

聞下執政大臣俾其詳究軍伍前后所以多寡

之數必欲復

祖宗之舊其道何繇或別有它策具疏備陳然後

集議除其舊而新之收其散而聚之斷斷乎必

有益於國必無損於民然後行之庶幾合乎大

易萃卦之象以為

國家制治保邦千萬年長久之計宗社生靈不

勝大幸

聖人以於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
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
不殺者夫

朱熹曰聖人之德先一塵之累无事則其心寂然
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神武不殺
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

又曰武雖是殺人的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
也

臣按神武不殺四字雖聖人以贊功卦之用然

武而謂之神神武而謂之不殺神武而不殺之

一言是誠聖人文化之妙用武德之至仁函陰
陽生殺之機妙仁義生成之化方其事之未來
也運其神妙之機而測變之於幾微朕兆之先
及其事之既往也歛其明照之用而包函之於
幽微陰密之地用是以立武則變化而莫測運
用而无方仁厚而不傷廣大而无間是即帝堯
廣運之武成湯天錫之勇也伏惟

聖人在上體大易神智之德存神武不殺之心民
之有患不得已而用武本仁心而運神智仗道

義以施德威以不殺而為殺也則聖武布昭於天下則其所謂乃武者不獨並稱於乃文而且與乃聖乃神之妙用巍巍乎蕩蕩乎與帝堯之德同一廣運矣

虞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朱熹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

臣按益贊堯之德不徒曰德而且曰帝德廣運不徒曰廣運而繼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謂之

乃者以見帝德之所以廣運有此四者而其所以知其為聖神文武者乃以時而出之也本神聖以為文武此聖人之文所以為文思而光于四表而其武所以為神武而不殺也歟

商書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敷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蔡沈曰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伐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臣按先儒謂不徒武而謂之聖武以見其出於

德義之勇故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此聖武之實也至于天下之民莫不信而懷之此聖武之效也

詩商頌長發之七章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曷通苞有三葉旁生萌葉謂韋顧昆吾也

九有七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韋顧昆吾比有桀之黨朱熹曰武王湯屯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葉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臣按先儒謂載旆秉鉞不敢不虔所謂臨事而懼也夫成湯以天錫勇智之資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猶虔敬如此况無成湯之德之才而所遇者又非韋顧昆吾之敵而可以恣肆而不知所懼哉

殷武之首章曰撻疾彼殷武奮發荆楚桀也入其阻

衰聚也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朱熹曰殷武殷王之武也湯孫謂高宗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

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李樛曰楚為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商室中微往往為患高宗所以伐之

朱善曰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以武德勝者蓋繼

衰亂之後內之則法度之既弛紀綱之既壞外之

則諸侯之既叛四夷之既起自非以武德勝之則

安能舉王綱於已墜合人心於已離揆亂而復反

於正哉若殷之高宗是已信乎其無愧於為湯之

孫矣

臣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事之至難者也

詩人頌高宗不徒曰武而曰殷武而又以為湯

之緒以見高宗所以用武遠伐暴亂者不過承

其先世餘烈以孫而成祖之功緒而已然則後

人所成之功何者而非前人之緒哉

皇矣美周也其五章曰帝謂文王設為天命無然可

此如畔也無然歆動也羨慕誕先登于岸道之極

密人密之國不禁敢距大邦侵阮名國也共阮國

名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周師以按也徂旅密師之以篤

于周祐也以對也于天下

孟子曰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朱熹曰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
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
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
也是人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
而往至于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
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
嘗有所畔援歆羨也此文王征伐之始

王安石曰有所畔援歆羨不得其欲而怒則其怒
也私而已文王之怒是乃與民同怒而異乎人之

私怒也

臣按怒者七情之一怒而無所畔援歆羨是怒
而得其中中而中其節是之謂和聖人一心
和之極是惟不怒而其所怒者必其所當怒而
不可不怒者焉無所偏倚無所乖戾乃合天理
人情於一心故一怒而可以安天下之民彼秦
皇漢武之窮兵黷武是怒所不當怒者也所怒
者一己之私一怒而害天下之民乃至毒流於
四海禍延於子孫嗚呼可不戒哉

其七章曰帝謂文王設為上帝懷眷念明德文王之德

不大聲以猶與也色不長夏以革誅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也法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國難同爾兄弟與目也以爾鈞

援也鈞梯也與爾臨臨車也衝以伐崇國名壙城也

司馬遷曰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

其後赦西伯賜之弓矢鉞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

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朱熹曰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

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

伐崇也呂氏謂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

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

曰崇侯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於報私然

然况倡紂為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討

罪何容心哉蓋由其心純乎天理故喜怒皆與天

合所仇者非私怒所同者非苟合也

八章曰臨衝閑閑徐緩也崇墉言言高大也執訊連連屬

攸馘也割耳也安安不輕也是類帝祭上也是禡祭於造也是致

至致其是附來使附之四方以無悔臨衝第第疆盛也崇墉仇

仇疆也是伐是肆縱也是絕是忽滅也四方以無拂也

左氏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

壘而降

朱熹曰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群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服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臣按先儒謂文王之伐始於密王功之始也終於崇天下遂無不服王功之成也文王伐崇之師詩人於其卒章形容文王所以緩功徐戰之

方文王待附之故及其終不服從而後繼之滅之乘來乎所以解釋之者明白詳悉後世帝王伐叛討罪所當取法焉者也

文王有聲之一章曰文王有聲發語駿大有聲適此厥寧適觀厥成文王烝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予崇作邑于豐即崇國也文王烝哉孔穎達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邠耆密須昆夷之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迺作邑也朱熹曰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而首章

推本之言文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
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
乎其克君也哉

臣按先儒謂文王之所以大有聲者本由於征
伐而其所以征伐者不過求天下安寧而觀其
功底于成耳蓋以既為人君則當奉天道以安
民民有不安必有逆天命以致之者於是乎奉
天命以討其罪使之不敢厲吾民焉罪人既得
而其所以為安集生聚之者不可無所君故又
為之邑以居之焉凡若是者非貪功以立威也

非實地以附眾也盡吾為君之道以無負上天
付託之意焉耳

大明之七章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言眾也矢于牧

野維予佚維與也上帝臨女無貳疑也爾指武王也心

朱熹曰此章言武王伐紂之時紂眾會集如林以
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維我之師為有興起之
勢耳然眾心猶恐武王以眾寡之不敵而有所疑
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無二爾心蓋知天命之必
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
眾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臣按此詩可見武王之伐紂蓋承上帝之命有如上帝赫赫在上而臨督之者矣此衆所以勸之無二其心也蓋人之心即天之心人心之所欲即帝命之所臨苟拂人心而肆行已志則是人心不歸人心不歸則是上帝不臨矣上帝不臨則其心不能無疑其心既疑則雖有師徒之衆將帥之賢亦豈能有成功哉是故明主之興師動衆恒反求諸心曰上帝臨我乎揆之天理而合則帝命在是矣夫然後決然為之而不疑不然而則兢兢然不敢少安也

武王告成大武也曰於黜錄也盛王師也循養也

然矣光是用大介甲也所謂我龍龍也受之躡躡

王之造為載也則用有嗣實維爾公事允也信師

朱熹曰此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錄之師而不

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

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躡躡然王者之功

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師尔

臣按先儒謂此詩頌武王之武功言其初雖有

甚盛之師而退自循養與時皆晦不見其有迹

直至其時之至既純光矣然後一著戎衣而天

下翕然大定此其所以為武王之武也後王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之武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師可也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

魯頌泮水其五章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武虎臣在泮獻馘所格者淑也善問囚也如臯陶在泮獻囚所虜獲者

朱熹曰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故詩人因魚侯之在泮而頌其有是功也

六章曰濟七多上克廣德心善意也桓七于征狄也

東南謂淮夷也烝七皇皇盛也不吳音話也不揚肅也不告于訕

也謂在泮獻功

其七章曰角弓其觚健也束矢五十為束也其搜疾也戎車孔

博廣也徒御無斃勸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違也令式固

爾謀也猶淮夷卒獲

司馬光曰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乱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為矣

臣按朱熹謂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為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淮夷為頌禱之辭則是詩所謂獻馘獻囚獻功者則未必有是事也然其事雖未必有但味其辭克而謂之既既者已然之辭也考之春秋僖公十三年魯嘗從齊桓會于鹹為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為淮夷之病鄆當是時主會在齊而僖公從焉作頌者以公亦嘗與齊之會故掠齊之美者以頌魯歟其事之有無固不可必臣載之於此以見受成獻馘之禮皆在于學非但禮

有是言而古之人實嘗行之非虛語也

以上總論威武之道上

從齊相會于陽為
相會于淮為
從齊相會于陽為
相會于淮為
從齊相會于陽為
相會于淮為
從齊相會于陽為
相會于淮為

大正補卷第一百十五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中

曲禮曰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吳澂曰班次朝儀各有位次整治軍伍各有部分
臨蒞官府各有職掌三者皆有法惟其有禮是以
有威嚴而其法行

臣按先儒謂威則人不敢犯嚴則人不敢違所
以致其威嚴者禮而已矣是以朝廷之儀官府
之治雖皆不可以無禮而於軍伍之法尤當以

威嚴為尚然徒尚威嚴而不本於禮則所謂威者矯亢之容嚴者暴戾之氣也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鄭人伐衛

胡安國曰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

臣按征伐天子之大權非王命而自行是亂也

春秋書鄭人伐衛入春秋以來列國興兵此其始也胡氏因其書伐推而詳之其用兵之名凡十有三曰伐曰侵曰戰曰圍曰入曰遷曰滅曰敗曰取曰襲曰追曰戍曰以以見用兵之事其事類名稱有不一如此者興師以討人之罪者必先審其大小遠近疆弱虛實以定其名然後隨其勢因其機而決其謀則收萬全之效矣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胡安國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
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
彊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
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故知三軍魯國之舊
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
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
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兵卒還於邑
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
來政在私門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
氏及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春秋書之以

見平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
下國者之所宜監也

臣按胡氏謂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
以魯為鑒魯一國也尚不可失兵權而况
之大者乎

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胡安國曰楚子在申召蔡侯伏甲執而殺之楚子
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殺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
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

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弑父與君之罪而在宮在官者咸無赦焉殘其身瀦其宮室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乱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處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弊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給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虐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彊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倖勝之若事

之徒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乱如代宗之臣思明憲宗之給王弁脉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臣按春秋書此以見人君欲興師以除姦亂必審機宜時勢以伺間待時仗大義正言以聲罪致討而不用詭謀詐力以徼幸取勝胡氏所謂後世誅討乱臣者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幸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乱此數語者可以為世之人君誅乱臣安反側者之鑑戒

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與陣善陳者

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范甯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鄰國望我，歡若親戚。何師之為？師衆素嚴，不須耀軍列陳。上兵伐謀，何迺至陳？軍陳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投兵勝地，避實攻虛，故無死者。民盡其命，無奔背散亡，見危授命，義存君親，雖沒猶存也。

臣按古之聖王，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為國一以德禮，而不專恃於兵。未嘗無兵也，而不用之於師旅。雖用師旅之於而不布於行陳，雖有行陳之法，而不施於戰鬪。戰鬪有其備，遇敵可

以不死，然卒不戰也。死亡以其道，雖死可以不死。然卒不死也。說者以一言為一事，而各援古人之事以實之，臣不取焉。

左氏傳：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法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臣按鄭莊公會齊魯伐許，既入許，莊公命許大。夫奉許叔，君子謂其得伐，叛討二存亡，繼絕之禮，所謂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

力而行之之三數言者誠得聖人制事待人之要而所謂相時而動無累後人者其為慮周而謀遠尤可為世法者也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微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也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隱十年

杜預曰不微辭謂言語相恨當明微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闢

臣按韙之為言是也人之興師以伐人者皆見

也人有不是處耳反求諸已吾之所行者亦有不是否乎苟有犯於不是者則亟止焉所謂是者理而已矣順理為是逆理為非如此是惟不動衆動則合天道是惟不伐人伐乃奉天討桓公十一年闢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

臣按所謂和者即孟子地利不如人和之和

莊公十年齊師儀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餼人曰肉食者謂在位者謀之又何間也猶與也為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

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劄曰：未可。齊人三鼓。劄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劄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臣按曹劄對魯莊公之言，既得用兵之本，復得用兵之法，所謂小惠之未備，小信之未孚，皆不

可以戰，惟察獄以其情，是為尽心之忠。如是，後可戰，可謂得戰之本矣。若夫三鼓則氣竭，其有伏，必其轍亂旗靡，然後逐之，可謂得戰之法矣。其答鄉人之問，而謂肉食者鄙，不能遠謀，是誠天下後世之通患也。噫！食人之祿而不能謀人之事，其人固可鄙矣。所以用其人而不知其人之可鄙者，不亦可鄙之甚哉。

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為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

用也號弗畜也。亟戰將飢。

孔穎達曰：禮樂慈愛，謂國君教民，民間有此四者，畜聚此事，然後可與人戰。故云：戰所畜也。士為旣一言其目，更以其義履之禮尚謙讓事，謂禮也。樂以和親，樂和謂樂也。慈謂愛之深也。愛親謂慈也。愛極然後哀喪，謂愛也。民間有此四事，然後可用以戰。

臣按春秋去古未遠，故其論戰恒以民心為本。後世則論敵情而已矣。

僖公十有九年，宋人圍曹。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

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林堯叟曰：因壘而降，壘石壘也。言不增兵，但因舊壘而崇自服。

臣按必德無闕而後可以伐人，世主有欲興師以伐人者，盍姑內自省曰：吾之德有闕否乎？若猶有闕，方當脩省之，不暇幸人之不我伐也，何可以伐人乎哉？

二十有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蘇軾曰：「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殺死一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襄公之。」

世者也

呂祖謙曰：「說者以宋襄之敗為古道之累，是猶曠者之誤評宮角。遂欲并廢大樂，豈不過甚矣哉！或者又無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亦非也。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於用兵矣。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則兵者生於人之所不服也。彼既不服矣，豈縱豕突亦何所不至！我廼欲從容揖遜以待之，適遺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師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師曰：『殄殲廼讎。』曰：『取彼凶殘，稟然未嘗有毫髮貸其所寬者。』惟弗迂克奔。」

而巳奔而歸我是以弗擊苟推鋒而與之爭一旦之命胡為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縱敵者宋襄之兵也焉可置之一域耶

臣按宋襄公之敗公羊謂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其言雖過然襄公之戰未必全非也但泥古而不通變是以取敗耳是故善學聖人者當師其心其心謂何仁義而已矣若其已然之迹不必拘拘然以步驟之也

宣公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

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杜預曰貴公不以禮治之而用伐

臣按左氏論征伐率以禮為言可見惟禮可以已亂苟伐人之國而不以禮則是以亂平亂也

十有二年晉師拔鄭荀林父將中軍聞鄭既及楚平

桓子即荀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勞民焉用之楚歸

而動謂動兵不後未為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

罪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也軍討鄭怒其二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

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又曰德立刑行
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
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孔穎達曰既言觀釁而動更說無釁之事德刑政
事典禮此六事行之不變易者不可與之敵也聖
王制征伐者為有罪者耳不為是六事不易行征
伐也

臣按此舉六事之目下文歷說楚不易六事以
充之然是六者德戒其大者也德立刑行行政成
事時典從禮順六者為治之要也為國而有六

者不可變易則在我者有不可敵之具而在人
者無以敵我矣

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潘黨曰君

謂楚莊王蓋築武軍築軍營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

其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

知也夫文止戈為武夫武禁暴武之德戰兵二保太三

定功四安民五和衆六豐財七者也故使子孫無忘

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也日暴矣觀兵以威

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也猶有晉在焉得
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

以和衆利人之幾也危也而安人之計也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十二年

臣按武有七德楚子之言必有所本蓋古語也

使凡天下之興兵動衆者皆必本於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焉非此七者不舉則天下之人惟恐上之不用武師旅所至民望之真如大旱之得雲霓矣

成公十三年劉子曰國之大事不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我有受脰

臣按祀所以交神明戎所以衛國家此二者國

之大事也

十有六年楚子救鄭子反入且申叔時曰師其何如

對曰德刑詳與祥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

正和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

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

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

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灾害民主敦厚也龐大也和同以

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

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謂不施惠而外絕其好謂不建利瀆齊盟

謂不祀神而食話言謂不守物姦時以動謂不順時而疲民以逞民

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也。至其此致死

孔穎達曰：叔時此對首尾相成。先舉六名云戰之器也。言有此六事乃可戰。若器用然也。

臣按春秋之時先王禮義之澤猶存故論兵者猶知以德義為言後世則舍德去我而惟論兵甲士馬之多寡強弱其戰則同而所以為戰則不同也。此無他其器異也。其器既異故其用亦各不同。

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乎。十六年

按范文子此言即孟子出則無敵國外患者恒亡之意也。蓋中人之性有所警斯有所懼有所懼斯能自省知所以省則不敢縱肆而國可保矣。

襄公二十七年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謂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

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林堯叟曰宋向戌以弭兵之功欲宋君加以厚賞
宋君欲賞之邑以示子罕子罕謂凡諸侯之與小
國晉楚所以用兵而威服之有所畏懼而後大小
上下慈愛而和順慈愛和順而後國家賴以安靖
以聽大國之政令此其所以常安存也無威則驕
縱易生驕縱則禍亂必至禍亂則滅亡隨之此小
大所以至滅亡也天生金木水火土之五材天下
之民並舉而用之五者不可闕一兵是五材之金
豈可去哉古人設兵其來已久所以威服不遵軌

法之徒而昭明國家文德之盛湯武弔民伐罪以
兵威而興桀紂身弑國亡以兵威而廢蓋明君善
於用兵則以之而興以之而存術之善也昏主不
善用兵則以之而廢以之而亡術之不善也所以
然者皆由用兵而致而向戌求去兵以安諸侯不
亦誣罔之甚乎

臣按國有六典而不可無兵猶天有五材而不
可以無金也蓋立國有文必有武施治有賞必
有罰徒有文而無武則威不立而國勢弱有賞
而無罰則法不行而人心縱

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羹地使棄疾為蔡公王
問於申無宇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
城櫟而實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實管
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
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
王曰國有大臣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
實殺子游在前十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衛蒲戚實
出獻公在襄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
不掉君所知也

杜預曰五大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

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

孔穎達曰宋殺子游齊殺無知乃是賴大邑以討
篡賊而謂之害於國者以其能專廢置則是國害
天子之建諸侯欲令蕃屏王室諸侯之有城邑欲
令指揮從已不得使下邑制國都故大城為國害
也末大必折以樹木喻也尾大不掉以畜獸喻也
臣按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二喻實為切要人
君之治國必居重馭輕必以大制小則上下之
勢順小大之分定如心之使臂之使指非獨
上安其位而下之人亦不敢萌非望拒成命矣

考之楚語有曰公制城邑若體牲焉有首領股肱以至於拇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於牛馬處暑之既至蚩蠶之既多而不掉其尾臣懼之此譬尤為詳及謀人國而慮及遠者尚其圖之

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誰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臺榭也丹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其

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棄也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臣按楚子西之料吳也不料其土地之廣狹車徒之多寡士卒之強弱申兵之利鈍惟以君之所脩所為者以占其勝負焉然則有國家者所以彊兵之要孰有先於脩為者哉治兵者次之

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
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
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

臣按景伯言民保於城保於德所謂德者信
與仁而已國有大小皆能絜矩而以忠恕為心
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上毋以使下又安
有爭鬪侵奪之患哉

國語穆王將征大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明
德不觀也示兵夫兵戢也聚而時動則威觀則玩也黷玩
則無震也懼先王之於民也茂也勉正其德而厚其性阜

其財求不而利其器兵甲用未明利害之鄉

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
以滋大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
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
以致戎也兵干商牧也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也痛

而除其害也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以脩志意有
不祀則脩言令號有不享則脩文法興有不貢則脩名卑尊

暗貢之名號有不王則脩德文德序成謂上五者而有不至
則脩刑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
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

又增脩於德無動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大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
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乎

王襄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
倉葛曰武不可覲也見文不可匿也隱覲武無列匿文不
昭

胡安國曰古者覲文匿武脩其訓典序成而不至
於是乎有攻代之兵

臣按此先王惟耀德而不觀兵有不服者必先
布或讓之令陳文告之辭而又不至焉亦惟增

修德而已不勤兵於遠也所以然者豈非入
不可覲武不可匿不當尚武隱文乎

衛靈公問陳軍師行列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禮之事
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尹焞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
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張栻曰春秋之時諸國以強弱為勝負軍旅之事
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宜若不急者矣魯不知國
之所以為國者以夫天叙天秩者實維持之也為
國者志存乎興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叶力一心

尊君親上其疆執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
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俎豆之於禮教
猶陳之於軍旅實理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也使
靈公而有志乎俎豆之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
已也

黃幹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
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
乘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
人比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
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

臣按文武非二道益之贊堯曰乃武乃文孔子
道全德備固無所不能亦豈有不知也哉而曰
未學蓋以戰國之世相尚以武而不尚文列國
君臣知有軍旅而不知有俎豆况其所謂武者
以權謀譎詐相尚窮兵耗財而毒及於生民輕
敵寡謀而禍延其宗社故因衛君之問陳而答
之以未學蓋不待學亦不肯學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
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朱熹曰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

張栻曰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天下有道則禮樂
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已而
在下莫敢干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
以已意可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
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
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征行而莫顧矣
臣按先儒謂先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宗伯九
伐之法掌之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
敢干也周室之衰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而魯之
三家以雍徹而入佾舞於季氏之庭其禮樂之

權已失是以列國紛爭干戈日以相尋訖無寧
歲天下無道至是極矣聖人言此以示訓於萬
世使居人上者恒以道自居謹身正法必使權
綱在已而威福不至於下移則禮樂征伐咸自
已出而為有道之世矣

以上總論威武之道

同王... 世野吾人土皆... 無天不無道至是... 國... 日... 示... 示...

直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十六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 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 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 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稅歛深耕易... 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 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

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朱熹曰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省刑罰薄稅歛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

孔文子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臣按惠王之問孟子意欲強兵以報怨孟子乃教之以施仁政於民以為天下莫敵之策徐觀其策不過使民深耕易耨孝弟忠信則可以制挺而撻秦楚之兵夫車徒之衆兵刃之利不足以當秦楚之強乃欲制挺以撻之豈不大迂闊而不切於事情哉然觀戰國之時其國有六其後皆亡於秦固以秦之強而有堅甲利兵也及秦之亡乃不過起於折竿斬木之匹夫當是時

也天下一家萬國一君豈無堅甲利兵哉然而
無救於秦之亡由是觀之堅甲利兵雖可以張
國威於一時而孝弟忠信終可以結民心於悠
久也孰謂孟子之言迂闊哉

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
夫撫劍疾視怒目而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敢
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怒斯怒爰於整其旅
以遏衆也也祖也也昔衆人侵阮以篤厚也周祜福也以對也
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
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

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
亂也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
恐王之不好勇也

朱熹曰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詩大雅皇
矣篇此文王之大勇也書周書泰誓之篇也言武
王亦大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
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
不好勇耳又曰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
事大以郊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

下

張栻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臣按怒者七情之一也怒與喜對聖人之情發皆中節其喜也則為慶賞天下莫不仰其澤其怒也則為刑戮天下莫不畏其威密人侵阮徂共二國之人塗炭極矣文王一怒而二國之人得其安商辛橫行於天下天下之人荼毒甚矣武王一怒而天下之人除其害是則當世之民

惟恐吾君之不怒也若夫漢武帝之出師塞北隋煬帝之渡海征遼元世祖之興師日本斯民生于元狩太初之間大業至元之世者何不幸而遭其君之怒哉吁文武之怒上怒而下喜三君之怒上怒而下怨後世人君尚知所鑒戒哉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
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朱熹曰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
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運
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
矣

趙岐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
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商書仲虺曰

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

征北狄怨曰奚為後言何為不我民望之若大旱之

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動誅其君而弔

其民若時兩降民大悅書曰待我后後來其蘇

也復生今燕震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也救已於

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縶

也執紲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寶玉如之何其可

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并燕而增而不行

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人老倪兒小止

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尚可及止其

宋發而也

朱熹曰千里畏人指齊王也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此言湯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夫吏則可以伐之

呂大臨曰奉天行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

臣按燕齊皆列國也燕雖不道齊非天子而擅與師以伐之律之以春秋之法固有不當然者此孟子所以有天吏之說也况燕之與齊地醜德齊無甚相遠然燕之君不當以先君之位而予諸人而其臣亦不當受其君之位而不辭是時周室微弱不能執九伐之權燕齊接壤而鄰國有變亂為之救正亦不為過然是時燕民無罪而為亂者在子噲子之齊人既勝燕之後即

當如孟子所言速出令而返其民之老小置其國之寶器誅其君臣之作亂者然後謀於燕之世臣耆舊別立君而去其於燕之土地人民無所利之如此則是為鄰國定亂非取而有之也齊王雖非天吏然存與滅繼絕之心誅亂安人之意亦庶幾乎湯武之師矣先儒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墜田而奪之牛齊王殺其父母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則是滅絕其國矣安能逆止諸侯之兵哉此孟子為齊人畫為區處取燕之策可以為後世用兵

定亂之法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城外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甲非不堅利也米粟谷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朱熹曰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
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七里
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
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
為守也域界限也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

張栻曰得道者順乎理而已舉措順理則人心悅
服矣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在此而極夫多助之
效至於天下順之其王也孰禦一失道則違拂人
心心之所睽雖親亦疎也不亦孤且殆哉雖有為
城深池誰與為守

臣按孟子言天時地利人和三言者萬世用兵
之要也然就其中權其輕重而言則天不如地
地不如人用兵以爭天下而不得人心之和雖
得天時地利猶無得也先儒謂得天下者凡以
得民心而已得人心在得道本乎道以得人心
則地利之險有人以為之守天時之善有人以
為之乘先王之守國家用天下本末具舉如此
則固以得道得人心為本而亦不廢天時地利
之末也夫用兵者固欲夫三者之兼舉然所以
收人心而使之和者又非臨時可致者也則又

在乎平日省刑罰薄稅歛教之以孝弟忠信行
先王之政以恤其民如此則無敵於天下而為
天吏矣則雖地利不固而天時未順亦足以自
守矣况又得天時地利也哉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
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朱熹曰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
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
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征所
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

以正人也

孟子曰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伐伐至不仁而何其
血之流杵杵音春也

朱熹曰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
以比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
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
是言懼後世之感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
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
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

入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
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朱熹曰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民為暴君所虐皆
欲仁者來正已之國也

張拭曰不志於仁而徒欲以功力取勝則天下孰
非吾敵勝與負均為殘民而逆天也

許謙曰孟子之時皆尚攻戰能者為賢臣而孟子
乃以為大罪蓋國君苟能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
飽煖安佚則下民親戴其上矣其他國之民受虐
於君者心必歸於此人既樂歸於我我以親上之

民而征之民之君則其民豈肯與我為敵哉

臣按孟子此三章皆明征伐之事一章言春秋
之時無義戰之兵二章言武王仁義之師無益
流漂杵之事三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我
善為戰之人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
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
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
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
已

林希逸曰兵凶器也我以害人亦將以害我故曰其事好還用師之地農不得耕則荆棘生矣用兵之後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凶年之蓄

臣按人臣之佐君當以道勝天下使天下之臣庶皆出於吾道化之下若不能以道勝而惟以兵強焉則所以佐其君者非其道矣所以然者好勝者必遇其敵吾以兵加人而人亦以兵加我一徃一返必然之理也矧兵戈一興農業必廢殺戮既盛天和必傷在地則生荆棘在天則召水旱在人則致疾疫兵雖不可用亦不能不

用是以善於用兵者必果焉果者何果決其所行也所以除殘暴戡禍亂不果則民害不除而無有已時如是用兵斯之謂善非用之以取強於天下也用之取強則非善矣然所謂果者若矜伐自驕得已而不已恃強以陵人則不可也必勿矜勿伐勿驕勿強不得已焉恒於果敢之中而存抑謹之意如是則吾之兵不至於過壯而老矣蓋兵直為壯曲為老凡物皆然故曰物壯則老苟用兵而矜伐驕強可以已而不已則必過壯而老矣如此則是不能以道佐主不能

以道佐主則有速死之理故曰非道早已

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臣按佳之為言美也兵者凶事而以之為佳美是乃世間一種不吉利不祥善之器具也惟其為不祥之器是以其用也在物無不惡之然人亦或有以為佳美不惡之者無乃反以兵為佳

乎哉有道之士心恬淡而志無為惟以道德為樂不以兵戎為佳豈肯處其身於不祥之地而殺人以為樂我後世人主如有用兵為佳殺人為樂本欲求以得志於天下卒之殞身覆宗者多矣老氏之言所宜深戒

又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臣按老氏此三言所謂以正治國以無事取天下與聖人之道無以異也以奇用兵說者謂奇為詐術臣竊以為不然蓋所謂奇者若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避實擊虛乘機設覆非所謂

偏邪不正也

又曰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臣按為士者必以文事而以武自名非善士矣戰所以行天討非以洩已怒也以怒為戰非善戰矣與人戰而勝焉非善勝也不與敵戰而敵服斯乃為善勝矣用人而為之下不以已長勝物不以已有凌物則於用人之道善矣若是者皆是不爭之德而能用人之力者也

又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

天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
以輕敵喪吾室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臣按老氏所謂用兵有言謂世人之用兵者有如此言也我不敢先動而惟應人是謂不敢為主而為客我之進也固寸步不敢先若其退也雖至於尺亦不計焉行然後能行吾之用兵行而若不行攘者必以臂吾之行兵如人之攘而不用臂遇敵必因仍之吾所因者敵而若無敵執持必以兵吾所執者兵而若無兵若是者蓋以不爭為德也然爭固不可而輕敵亦不可是

故行兵之禍輕敵為最大輕敵而忽之不以為
哀而反以為喜則吾所以為國之寶幾何而不
為所喪乎故兩敵之國抗兵以相如其一自哀
者常勝哀者不以用兵為喜恒戚戚然悲念也
惟其不喜於用兵其志恒有哀矜之意惟恐或
至失誤以喪吾所恃之寶也則寶常為我所有
矣寶者何國寶於民也用兵而能哀其亦異乎
以兵為佳者矣不以兵為佳而以為哀非不得
已不用焉則必不至於敗衄而喪吾之所寶者
矣

荀子曰國之彊弱貧富有徵驗上不隆禮則兵弱
下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
弱將率與帥不能則兵弱

臣按國之強弱在乎兵就荀子之言而反觀之
是故上隆禮則兵彊矣下愛民則兵強矣已諾
而能信則兵彊矣慶賞以其漸則兵強矣將率
能其任則兵彊矣觀人之困者不必觀乎其卒
伍觀是五者有能有不能者則其強弱可知也
已

臨武君蓋楚將各不與孫卿議兵於趙成王前王曰請

問兵要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
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所聞古
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弄不
能以中六微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
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
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
者勢力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也恍惚悠閑
莫知所從出孫具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
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
之所買權某勢力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

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暴賈為
下不相覆謂上者也君臣之間滑亂也然有離德也故以
詐禁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外投石以
指撓撓也沸湯也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
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
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
襲之與先覺而後擊之一也

臣按荀卿此言反本之論也所謂兵要在附民
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若權謀勢力以
行詐施之於其敵猶有工拙若遇仁義之主民

親附而將用命何所用哉

陳豎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孫卿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

臣按荀卿此言可見帝王之兵非禁暴除害不敢輕舉所以為仁義之師故其所存者神妙而不測所過者融化而無迹此其所以為王道而

上下與天地同流固非伯功小小補塞間隙一可也又豈非因小忿爭小利者所可同年語哉
三谷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惠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已而教人者逆正已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又曰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漑燬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

而死故君子者常懼而不敢失道

臣按三畧之書或謂為太公之書然其中所引
軍讖及所謂英雄侵盜縣官等語皆非三代以
前之言然漢光武嘗引其言以為詔則此書之
傳亦已遠矣其中可取者鮮然此數言者庶幾
不悖於聖賢之旨故錄之不以人而廢言也
司馬灋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
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
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
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

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
也故國雖太好戰必忘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先王之治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
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
樂法度乃作五刑與甲兵以討不義禮與法表裏也
文與武左右也

陳師道曰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灋
附以先齊大司馬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
灋夫所謂古者司馬兵灋國之政典也所謂穰苴
兵灋太史遷之所論今博士弟子之所誦說者也

昔周公作政典司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國正百官均萬民故征伐出於天子。及上廢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故征伐出於諸侯典之用舍與壞係為遷徙。見七國楚漢之戰以詐勝而身固未嘗行道也。遂以仁義為虛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謂不學矣。謹按傳記所載司馬灋之文。今書皆無之。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與灋表裏文與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與師所以兼愛民。比先王之政。何所難哉。

臣按宋人輯兵灋擇其切要者為七書而司馬灋比諸家為優。其言多可取者。而此數言其尤也。

尉繚子曰。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謙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又曰。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以文而成。又曰。兵

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
仁義焉戰國以立威抗敵相圖而不能廢兵也兵者
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能審此二者知
勝敗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
守也

臣按先儒謂尉繚子雖未能純王政亦可謂窺
本純矣而此數言庶幾古人仁義之師可取也
至其他篇以殺垂教棄而不用可也

史記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
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况於人懷好惡喜怒

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
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
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迺興發勝者用事所
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舅犯而齊用王
子子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
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
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法也不權輕重猥云
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
不移等哉故教答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
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

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
攝伏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陸
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絀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
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各生窮武之不知足其得之
心不息也

臣按司馬遷載此於律書言律而先言兵不言
兵之用而言兵之偃首推原兵戎之始而及春
秋戰國善戰之士次及桀紂二世之失而以孝
文拒陳武之言終焉蓋欲世主偃兵息民綏和
通使使民氣歡洽陰陽協和以為造律之本其

意善矣但其謂孫武輩申明軍約身寵君尊以
為榮則猶戰國之氣習也夫帝王用兵出於不
得已以除民害耳豈所以為身榮哉若夫所謂
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權之一字誠用兵可
否之決也臣以為權於輕重以事言之不若權
於是非則以理決之之為得也

漢高祖時陸賈時時前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君馬
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君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
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

臣按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必古有是言而賈

稱之其言僅八字。古今為治。所以立國本成國治。延國祚誠莫外焉。承天命以安民生者。其可用一而遺一乎。

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

臣按：陸賈此言，雖一時為陳平畫計，以謀諸呂。然而國家有變，未有將相乖異而能安定者。此則百世之所同也。

漢宣帝時，魏相上書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於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臣按：魏相論用兵之名有五，首以臣聞之為言。蓋自古有此言，而相引之，以為宣帝告也。後世人主有欲用兵者，恒必以其所遇之敵所行之事揆之，以五者之名於茲。五者果何當歟？必合於義而王應，而勝然後不得已，而與師動衆。苟或有類於所謂忿貪驕者，則亟止之，而不使其

淪於敗破滅之地則所行者下順人心上合天道而無敵於天下矣

宋歐陽脩言于仁宗曰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最闕者不過曰無名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末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何哉曰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三弊因循

上則萬事廢壞於下

臣按歐陽脩當仁宗時上此疏其言雖為宋而發然而天下後世威武所以不振治道所以不立者政坐此三者而已誠能謹號令之頒明賞罰之施責功實之效則兵將財用不患其無任用有其臣禦戎有其策矣內脩外攘百事具舉威武豈有不振也哉

韓琦言于仁宗曰今獻策陳邊事者不過欲朝廷選擇將帥訓習士卒脩利戈甲營葺城隍廣畜資糧以待黠羌之可勝此為安邊捍盜之切務然而凡人之

慮皆能及之臣切以謂此特外憂而已雖漢唐全盛之時豈能使四夷常自竄伏而保不為盜哉若乃綱紀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務宴安之逸游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此臣所謂內患也且四夷內窺中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內患臣今為陛下計莫若先治內患以去外憂內患既平外憂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末未有本固而枝葉不盛者也

臣按為治之大綱曰文與武文事脩而武事不備猶天之有陽而無陰地之有柔而無剛人之

有仁而無義也是以自古帝王雖以文德為治而所以濟其文而使之久安長治者未嘗不資於武事焉然武之為用不以用之為功而以不用為大故武之為文以止伐為義也是以國家常以武備與文教並行先事而為之備無事而為之防所以遏禍亂於將萌衛治安於長久不待乎臨事而始為之有事而後備之也不然則無及矣臣故歷考經史所載威武之事備載之而舉韓琦先治內患之說終焉昔人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也琦謂自治之策立紀綱分忠佞

明賞罰慎號令節浮費罷橫賜省逸游禁奢靡
絕干請抑僥倖能行此數者則內無患矣內既
無患則威武之本立矣雖有外患庸何憂哉

以上總論威武之道

下

常必治番與文雜並行去華而為之制無事而
用為大姑治之為文也土為武也建出是必因寒
於為軍焉然治之為用不必用之為也而必不
而治必備其文而執之矣矣身哉昔未嘗不資
百二十而無幾也吳公自王雖必文也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十七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軍伍之制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
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
起軍旅以作田役功力以比追逐胥同盜以令貢賦貢賦之事

鄭玄曰用謂使民事之也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
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

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

臣按此即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旅五旅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之制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有夫有婦為家

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

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

家一人以其餘為羨饒也唯田與追胥竭也作行也

賈公彥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者

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為正卒正卒之外其餘皆

卒唯田與追胥竭作非真正卒一人其羨

行也

吳澂曰以田賦出軍古法也今則難行何也古者

田役追胥在一鄉之中近止數十里遠則數百里

其行速而期近故丁夫無畏憚室家無怨思秦漢

以來萬里長成民之憚行如往棄市於斯之時乃

假周官之說以抽民丁甚可悲也今兵農既分制

雖非古然兵受廩給不耕而食雖勞而不怨民出

賦稅免於征行雖貧而不勞若夫募兵之法懸以

重賞使自應募而又使之二十備戎行五十免軍

役斯盡善矣此斟酌之得宜

臣按成周因田賦而出軍必先均平其土地之高下徧知其人丁之多寡又於人口之中考其身力之強弱能任其事與否若其家七人之中有任事者三人惟用其一人為正卒其餘為羨卒也用其正卒一人合四家編次為一伍積累而上階級相承以為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因地劑而起則人無貧窘非任事不用則士無疲懦此制一定遇有征伐則起之以為軍旅當教閱則作之使趨田役遇有盜賊則比之使與追捕

遇夫閑暇則令之使出貢賦蓋有事則隨時起調無事則依舊輸納每正卒之外皆有餘丁以為之副二隨闕而隨補軍伍無有空也多用則多起分數無不足也先儒謂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非無兵也用之則布滿於行陳不用則收斂而歸之田里此萬世無弊之軍政也後世舍無弊之法而用有弊之法古制一失永不可復可慨也夫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

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呂祖謙曰。一軍之制為人萬二千五百。損一人則不足。增一人則有餘。大國之三軍也。地方百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三軍也。次國之二軍也。地方七十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二軍也。小國一軍也。地方五十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一軍也。地有限則人有限。人有限則軍有限。雖欲僭侈。其人亦窘於無人而

不得驥矣。王綱上舉。侯度下脩。大不侵小。疆不犯弱。地有常地。人有常人。軍有常軍。雖欲如晉之僭。豈可得哉。

吳澂曰。伍一比也。兩一間也。卒一旅也。旅一黨也。師一州也。軍一鄉也。家所出一人。將相長司馬其師史者也。成周寓兵於農。方其無事為農。則萬二千五百家而為一鄉。鄉大夫卿一人。及其有事以為兵。則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軍將皆命卿。即鄉大夫之卿也。

臣按成周之制。兵藉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

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
不待遷皆吾民將不改置即吾吏居則聯其家
而為比閭旅黨出則聯其人以為伍兩卒旅六
鄉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人皆敵愾伏
節之士有事則驅之於行陳事已則歸之於田
里父死而子繼無招收之繁而數不闕自耕而
自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兵無屯戍之勞將
無握兵之患先王之時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內
足衛中國外足威四夷豈非制軍之得其道歟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

胡安國曰作丘甲益兵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
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
劉敞曰魯不務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
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
諸侯不得擅賦稅其祀今不循先王之制而以意
為準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

臣按先儒謂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家
一人焉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
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叔向亦謂寡
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

循襲效尤魯遂作丘甲厥後楚為乘廣魏為武士秦為戎卒古制亡矣兵農遂分更歷千載求不可復春秋作丘甲之書其垂戒後世意深切矣

班固漢志曰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為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稅為田租有賦賦謂發賦之財稅以足八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

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二十國為州州有牧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薛氏失其名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

百一十二萬家家之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自失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

臣按三代因井田而制兵賦故有乘馬之法後世騎戰不復用車姑備其制於此說者謂王畿之兵凡七次征行而殺一遍方成周盛時百年之中兵不三四舉是以其兵雖設而其人老死而不試者多矣然先王立法周而慮患遠固未嘗好戰亦未嘗忘戰制為立武足法之法凡七

家而給一兵七征而役一次先儒謂先王忠厚之至更勞均逸不欲窮兵之力也有如此夫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饗臈振旅秋以彌洽兵是故卒伍

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徒伍之人
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福災共之人與人相疇也家與
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垂畫
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
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
萬人以方猶橫也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
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蘇軾曰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
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管仲欲以歲月服天
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畧踈勝之兵

李觀曰管仲相桓公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
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
同憂福禍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
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
子以安諸夏然則軍之法固嘗試之矣

臣按管仲內政謂得此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
下天下大國莫能敵後世之兵動以十百萬計
而徃徃不能成功而反以取敗此無他所以什
伍之者無定制所以教養之者無成法所以通
融而使之相保衛者無常心此其所以雖多而

不得其用也內政之作猶有三代鄉兵之遺意
後有作者於兵農既分之後略放其意而制其
兵是亦可以足兵矣

漢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
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
講肄脩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
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易校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
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
相制兵制之善者也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

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北軍番上與南軍等
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
林駟曰漢制南軍衛官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
主之南軍則有即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
期門則皆即衛也如衛士令丞諸屯衛侯則皆兵
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宮之衛乎北軍則有調兵
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衛如八校胡
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
漢人南北軍之制也

臣按三代兵有定制見千周官者可考也自遷

固史皆不志兵而此數言者附見班史刑法志
中固之意謂兵乃刑之大者如虞書蠻夷猾夏
盜賊姦宄而掌於臯陶之刑之意雖然帝世純
用德化而漢以戰爭得天下豈其倫哉遂使一
代兵戎之制無所於考可慨也抑考古制王前
朝後市而王宮在南故漢衛宮之兵在城內者
為南宮城之軍既謂之南則京城之軍謂之北
所以別也

本朝設錦衣旗手等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即
漢南軍衛宮之意立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

即漢北軍衛京之意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
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為
庶民統曰里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
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也

如淳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
代行者也過更者亦以錢雇直不行者輸之縣官
以給代者也

臣按以上漢一代軍制大略具焉

唐志云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
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為方鎮
之兵及其未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
兵於京師曰禁軍

臣按唐一代軍制大畧具千此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與因之武德
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折關中為十
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為軍軍置將副各一人
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既而復之軍置將軍
一人軍有防置主一人太宗貞觀十年總置折關中

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
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杜牧曰為國者不能無兵也居外則叛韓黥七國
祿山僕固是也居內則篡卓莽曹馬以下是也使
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
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
歐陽脩曰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
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
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趨利便至於無所不
為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

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蓄財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日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

臣按史謂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源也嗚呼太宗遠矣而子孫不能守唐遂因以衰老

三代之後之世主其於祖宗之法固不可輕改而於兵尤當加慎重焉

此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武騎排積手步射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二十萬號長從宿衛明年更號曰彊騎

臣按歐陽脩謂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

足為亂有其甚也至因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
亡焉蓋以唐之子孫驕弱不能謹守高祖太宗
之法屢變其制馴致于天下弱而方鎮強而唐
遂以亡滅以為指置之勢使然嗚呼茲豈獨勢
之使哉蓋亦人謀之不臧也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叙府兵興廢之
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
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
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
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勳加賞便道罷之

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
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
日久府兵漸墮為人所賤百姓恥為之又牛仙客以
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以繒帛寄府庫盡則
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戍卒還者十無
一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
誠以顧恋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張說募長征兵謂
之曠騎李林甫為相又奏募人為兵兵不土著又無
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自生至今為梗嚮使
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陛

下思復府兵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臣按李泌此言可見府兵之善三代以後所僅見者也蓋有恒產者有恒心有所顧惜者然後不敢恣肆有所係累者然後不肯棄捨凡民皆然而兵尤甚自井田之法廢而兵農遂分而不可復合惟唐府兵之制稍近於古然行之未久而遂廢李泌當上陵下替之時思欲復之然終不能復可慨也夫

穆宗之初立也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

太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諸道兵計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

臣按安不忘危天下不可一日無兵備寧備而無用不可欲用而無人此國家之大戒也

宋之兵制大槩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為在所防守則曰鄉兵又

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且籍塞下團結以為藩籬之
兵其後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御兵
之制

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
衛分班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獮
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而無所施於其間咸平
以後承平既久武備漸寬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大多
將驕士隋徒耗國用神宗更制聯比其民以為保甲
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之精銳建炎南渡收潰卒
招群盜其初兵不滿萬光寧以後募兵雖衆而土宇

臣按宋一代軍制具于此。臣嘗因漢唐宋之軍
制而論之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
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
其舊

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是何也元
起朔漠兵制簡畧不可為法故也我

祖宗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
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為
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

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為行都司者四。近又於湖廣添一行司。為五焉。內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為一衛。一千一百十二名為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為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矜束以成隊伍。此則

本朝軍伍之制也。竊考歷代兵制。前後多有變更加減。惟今日立制一定。百世不易。蓋前代之

皆出有司之處置。臣子之建請。惟我三祖久歷戎行。洞燭古今之利病。漸自

宸衷制為畫一之法。可以經久遵行。萬世無弊。故自開國至今。百有餘年矣。

聖子神孫。恪守成規。以為

宗社不拔之基。其間固有軍伍懸空之處。將領積多之患。惟在設法填補調停之。則盡善矣。

蘇軾應詔作策別。其一曰。定軍制。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

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
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
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
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
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
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
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贖縣官之儲是以兵雖
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
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
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

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
而遠至於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
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歛之厚至于不可復加
而三司之用猶恐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
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
來屯戍于郡縣者皆出自禁兵大自藩府小至於縣
鎮徃徃皆有京師之兵由是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
尺一寸皆天子自為守也且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
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
足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徃者

紛紛來者嚶嚶。雖不過數百為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而不竭。餽運之卒。安得而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失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羨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群起而謀乎。此何為者。

臣按蘇軾此策於漢唐宋制之得失。瞭然明白。就其三者而論之。宋之禁軍。不如漢之踐更。漢之踐更。不如唐之府兵。三代之制。不可遽復。

後古之漸。以壯國勢。以省國費。皆莫若府兵之盡善焉。然唐行之未百年而中變者。何也。蓋府兵之制。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調發出征。四遠雖曰寓兵於農。暇則耕稼。然軍府雜郡縣之中。士卒混編民之內。其他徭役科征。未能盡蠲。况又承平日久。兵政廢弛。番易更代。多不以時。非法徵求。分外驅役。此其立制非不善。而其行之既久。終不能以無弊也。設使當時知其弊之所在。補其罅舉其偏。而振其所廢。墜雖至今存。可也。惟今

聖朝建國幽燕直隸八府之地蓋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攷謂山東河北王不得不至霸不得

聖朝建國幽燕直隸八府之地蓋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攷謂山東河北王不得不至霸不得
霸之所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耐辛苦敦五
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者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
百里所以兵常當天。唐自天寶末失此地其
後罄天下之力以經營之不能得其尺寸人望
之若回鶻吐蕃無有敢窺者必欲使生人無事
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
有已也由牧此言觀之則

今日京畿之形勝物力天下莫敵焉可知已

